周禮正義

周禮正義卷四十一

瑞安孫詒讓學

公之服自袞冕而下如王之服侯伯之服自鷩冕而下如公之服子男之服自毳冕而下如侯伯之服孤之服自希冕而下如子男之服卿大夫之服自玄冕而下如孤之服其凶服加以大功小功士之服自皮弁而下如大夫之服其凶服亦如之其齊服有玄端素端自公之袞冕至卿大夫之玄冕皆其朝聘天子及助祭之服諸侯非二王後其餘皆玄冕而祭於己雜記曰大夫冕而祭於公弁而祭於己士弁而祭於公冠而祭於己大夫爵弁自祭家廟唯孤爾其餘皆玄冠與士同玄冠自祭其廟者其服朝服玄端諸侯之自相朝聘皆皮弁服此天子日視朝之

服喪服天子諸侯齊斬而已卿大夫加以大功小功士亦如之又加緦焉士齊有素端者亦爲札荒有所禱請變素服言素端者明異制鄭司農云衣有襦裳者爲端玄謂端者取其正也士之衣袂皆二尺二寸而屬幅是廣袤等也其袪尺二寸大夫已上侈之侈之者蓋半而益一焉半而益一則其袂三尺三寸袪尺八寸【疏】公之服自袞冕而下如王之服者此大國諸侯之服也典命云上公九命其衣服以九爲節袞冕而下謂九章以降也上公袞無升龍餘與王同禮器說冕服之章云諸侯黼孔疏引熊氏云諸侯九章七章以下其中有黼又引詩采菽玄袞及黼是也賈疏云自此以下陳諸侯及其臣之服貴賤不同之事也但上具列天子之服此文以上公自袞冕以下差次如之上

楚學社本

得兼下下不得僭上也云侯伯之服自鷩冕而下如公之服者此次國諸侯之服也典命云侯伯七命其衣服以七爲節鷩冕而下謂七章以降也孔廣森云侯伯之服以鷩爲上而詩韓奕曰王錫韓侯玄衮赤舄者則加賜之也乃雜記所謂衮衣也云子男之服自毳冕而下如侯伯之服者此小國諸侯之服也典命云子男五命其衣服以五爲節毳冕而下謂五章以降也詩王風大車云毳衣如菼毛傳以爲子男之服與此經合孔廣森云春秋許男新臣卒左傳曰凡諸侯薨於朝會加一等死王事加二等於是有以衮斂許男本毳衣故加二等而後衮詒讓案此經五等諸侯之服區爲三等皆據本服言之其加等之衮衣則覲禮之隆殺唯王所命其差次不得豫定也又此經公服

衮冕以下如王侯伯而下以次遞降皆轉相如然依鄭義則尊
卑服章與旂飾亦自不同故覲禮注云上公衮無升龍弁師注
亦謂五等諸侯及孤卿大夫士冕弁旂飾並異詩彼疏云孤之
服自希冕而下如子男之服者此孤卿大夫士之服文承五等
諸侯之下鄭賈並謂據侯國諸臣之服故與命說王臣命數首
三公而此經無之則當指侯國之臣可知左宣十六年傳晉侯
請于王以黻冕命士會將中軍且爲大傅此所謂孤之服自希
冕而下又禮器說服章云大夫黻孔疏引熊氏云孤絺冕以下
其中有黻又引詩終南黻衣繡裳是也云卿大夫之服自玄冕
而下如孤之服者此卿大夫同服無大國及次小國之異而玉
藻注云諸侯之臣皆分爲三等公之臣孤爲上卿大夫次之士

次之侯伯子男之臣卿爲上大夫次之士次之故賈內司服大宗伯疏及王制孔疏並推鄭義謂有孤之國孤絺冕卿大夫玄冕無孤之國卿絺冕大夫玄冕玉藻孔疏亦謂司服此文爲上公之臣以其有孤而卿大夫爲一等也依鄭賈孔說則侯伯子男之卿得服絺冕而天子及公之卿反止服玄冕差次乖舛似不可通大戴禮記諸侯遷廟篇盧注與鄭說謂五等侯國臣同卿大夫玄冕不以有孤無孤而異實較鄭義爲長今攷大宗伯再命受服注亦引此經不著無孤國卿大夫異服之義則疑鄭已自易其前說與玉藻注不必同也互詳內司服大宗伯疏云其凶服加以大功小功者冡上王云凡凶事服弁服爲止有斬衰齊衰明孤卿大夫於大小功無絻降也云士之服自皮弁而

下如大夫之服者侯國士不得服冕也荀子富國篇云士皮弁
亦據侯國士言之大略篇又云士韋弁者任大椿謂皮韋通稱
是也賈疏云士之助祭服爵弁不言爵弁者以其爵弁之服惟
有承天變時及天子哭諸侯乃服之所服非常故列天子吉服
不言之今以次轉相如不得襯於士上加爵弁故以皮弁爲首
但皮弁亦是士助君視朔之服也案賈謂爵弁承天變本書金
縢鄭注義見書孔疏天子哭諸侯據檀弓文詳前疏云其齊服
有玄端素端者士冠禮云玄端玄裳黃裳雜裳可也緇帶爵韠
注云玄端卽朝服之衣易其裳耳案素端者如玄端而素也此
通家王以下至大夫士爲文吉事齊則玄端服凶事齊則素端
服也鄭則謂此專爲士之齊服故特牲饋食禮云唯尸祝佐食

玄端玄裳黃裳雜裳可也注云周禮士之齊服有玄端素端然
則玄裳上士也黃裳中士雜裳下士彼注亦以此玄端素端專
屬士服然玉藻孔疏推鄭義又引皇侃熊安生則謂諸侯以下
皆以玄端齊陳祥道則謂天子齊服玄冕玄衣此經玄端當通
晐端冕惠士奇又謂齊服有玄端素端自天子達士是一其說
並與鄭異而義實較長戴震云文王世子曰若內豎言疾則世
子親齊玄而養於此見玄端玄冠諸侯以下齊服也金榜云經
所言齊服文承公侯伯子男及孤卿大夫士不專主於士雜記
子羔襲五稱爲大夫禮其襲有素端一又公襲有玄端一玉藻
玄冠丹組纓諸侯之齊冠也玄冠綦組纓士之齊冠也諸侯與
士皆服玄冠齊荀子哀公篇端衣玄裳絻而乘路者志不在於

食葷郊特牲玄冕齊戒此齊服玄冕者天子諸侯禮也金鶚云此文雖在士凶服下其實非專承士言句在一節末是總結法謂自王以至於士齊服皆有玄端素端也王之祭祀兵事眡朝凶事弔事服皆詳舉惟齊服不見可知此句齊服包王在內也玉藻云玄冠丹組纓諸侯之齊冠也諸服惟玄端玄冠是諸侯齊服亦玄端矣郊特牲云齊之玄也以陰幽思也玄色陰幽故齊必服玄端無貴賤之異郊特牲言天子之祭可知齊之玄數字即天子亦在內也鄭注旅賁氏云王齊服袞冕不知齊祭必異服自天子以至於士皆然以祭重於齊不可無別又齊服取陰幽之義不尚文飾祭貴盛服必致其華美也袞冕甚文齊服豈宜此予案陳惠及金誠齊說是也綜而論之凡冕弁冠諸服

並緊冠爲名唯玄端素端是服名非冠名書自天子下逮王於士通用爲齊服而冠則尊卑所用互異有玄冕之玄端有爵弁之玄端有玄冠之玄端有緇布冠之玄端它服各自有常冠故以冠名服玄冠則冠本無定故專舉服名矣天子諸侯大事齊當用玄冕小事齊則用玄冠書顧命王麻冕黼裳邦君卿士麻冕蟻裳卿齊服玄冕玄端玉藻云玄端而朝日於東門之外聽朔於南門之外注云端當爲冕字之誤也玄衣而冕冕服之下記又云卒食玄端而居注云天子服玄端燕居也案彼天子朝日聽朔蓋服玄冕玄端燕則服玄冠玄端二者冠異而服同故記文不別似不必破上玄端爲玄冕也其諸侯卿大夫齊服或用玄冕或用玄冠戴金諸家舉證略備此外公冠別有爵弁玄

端士冠又別有緇布冠玄端則不必齊服矣至素端之冠以玄端例之亦當有爵冕皮弁緇冠之異互詳前後疏天子齊服互詳旅賁氏疏又案此經不著王臣之服者典命云王之三公八命其卿六命其大夫四命其衣服亦如之是王臣命數皆降於諸侯一等則衣服亦約略相從其差次可推校而得經固有此詳略互見之例也鄭意則謂王臣之服與侯國之臣同故覲禮注說裨冕云孤絺卿大夫玄不辨王朝邦國之異又內司服注說外命婦之服云其夫孤也則服鞠衣其夫卿大夫也則服展衣其夫士也則服褖衣蓋鄭意男女服相配鞠衣當希冕展衣當玄冕褖衣當爵弁服故大宗伯注亦謂王之中士再命服爵弁明不得服冕也然說文烏部引周禮曰孤服鷩冕此蓋賈逵等

說王國孤服如是而許治用之足證漢時禮家舊說亦謂王臣不與侯國之臣同又詩王風大車毛傳云天子大夫四命其出封五命如子男之服服毳冕依毛說大夫加命服毳冕則其本服當爲希冕而非玄冕矣內司服賈疏則謂三公執璧與子男同當亦毳冕王制及詩唐風孔疏說同鄭毛許賈孔衆說差迕難合王昭禹云王之三公當與侯伯同服鷩冕三公八命而服鷩則卿六命與子男同服毳冕大夫四命則服希冕與諸侯之孤同服王之上士三命中士再命當同服玄冕孫希旦說同吳廷華云據經言卿大夫玄冕與命公侯伯之卿三命大夫再命子男大夫一命是一命再命三命同玄冕也鄭以天子之上士三命中士再命下士一命則亦同玄冕可知金鶚亦駁賈孔說

云三公王臣之最貴者也典命云三公八命侯伯七命子男五命大宗伯云五命賜則七命賜國八命作牧是三公尊加子男三等與外諸侯之州牧同且射人云三公北面諸侯在朝則皆北面鄭注以爲從三公位蓋在三公之後也明堂位言三公中階北面侯伯位於東西階子男則位於門東西由此觀之三公之尊雖諸侯不得與之抗也豈子男所可同哉王制云三公一命卷鄭注云三公八命矣復加一命則服龍袞與王者之後同夫加一命卽得服袞冕則其本服鷩冕可知也禮器言裨冕之制上大夫七下大夫五士三此王朝之大夫是也五冕以玄冕爲下三旒則玄冕也士玄冕則下大夫希冕上大夫毳冕三公玄服鷩冕矣玉藻云王后禕衣夫人揄狄鄭注云三夫人亦侯伯

之夫人也王者之後夫人亦禕衣三夫人尊與三公同則三公之夫人亦揄狄同於侯伯夫人而三公宜與侯伯同服鷩冕可知案王昊金說是也鄭鍔孔廣森陳奐亦並謂王之士得服冕依文推之王三公鷩冕加一命則袞冕卿毳冕孤即冢卿加一命則亦鷩冕大夫希冕士玄冕侯國臣服卿與大夫同王臣之服則卿與大夫不同亦內外尊卑之異許引此經舊說以鷩冕為孤服其義甚允不可易也王朝士得服冕互詳大宗伯典命疏　注云自公之袞冕至卿大夫之玄冕皆其朝聘天子及助祭之服者此鄭所謂禕冕也玉藻云諸侯禕冕以朝注云朝天子也禕冕公袞侯伯鷩子男毳也賈疏云此上公袞巳下既非自相朝聘之服又非以之祭服案曾子問云諸侯禕冕出視朝

鄭云爲將廟受謂朝天子時也是受朝之事及助祭在廟理當禕冕也若卿大夫聘天子受之在廟及助祭亦用冕服可知故鄭君臣朝聘並言也王制孔疏云凡此諸侯所著之服皆爲助祭於王若助王祭天地及祭先王大祀之等皆服以上之服若其從王祭祀小祀雖有應著上服皆逐王所著之服不得踰王也云諸侯非二王後其餘皆玄冕而祭於已者欲見諸侯非助祭不得申上服也賈疏云案玉藻云諸侯玄端而祭注云端當爲冕是諸侯玄冕自祭於已也案玉藻注云諸侯祭宗廟之服惟魯與天子同此注云諸侯非二王後其餘皆玄冕祭於已彼不言二王後此不言魯者彼此各舉一邊而言其實相兼乃具也魯雖得與天子同惟在周公文王廟中得用袞冕故明堂位

云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太廟云天子之禮是也若餘廟亦玄冕或可依公羊傳云白牡周公牲騂犅魯公牲羣公不毛魯公既與羣公別牲而用騂犅則其服宜用鷩冕可也其二王後惟祭受命王得用袞冕其餘廟亦得用玄冕玉藻孔疏引熊安生釋明堂位君袞冕夫人副褘之義云此謂祭文王周公之廟得用天子之禮其祭魯公以下則亦玄冕二王之後祭其先王亦是用以上之服二王之後不得立始封之君廟則祭微子以下亦玄冕案熊說謂魯祭魯公玄冕而二王後祭先王亦服上服袞冕則不止祭受命王亦與賈義小異大戴禮記諸侯遷廟篇盧注云司服職曰公之服自袞冕而下如王之服侯伯之服自鷩冕而下如公之服子男之服自毳冕而下如侯伯之服

孤之服自絺冕而下如子男之服大夫之服自玄冕而下如孤之服玉藻曰君命屈狄再命褘衣內司服職曰辨內外命婦之服鞠衣展衣緣衣素紗其於祭也君與夫人皆申其服祭統曰公袞冕立于阼夫人副褘立于東房是也臣及命婦助祭於君皆盡其服自祭於家咸降一等陸爵不敢申也雜記曰大夫冕而祭於公弁而祭於已士弁而祭於公冠而祭於已特牲饋食禮曰主婦纚笄宵衣立於房中是也然鄭氏駁異公侯使一同玄冕以祭於已非其差也且諸侯專國禮樂車服王命有之何獨抑其服乎玉藻曰玄端以祭禘冕以朝孫炎云端當爲冕玄冕祭服之下也其祭先君亦禘冕矣孫說爲合呂柴盧從孫叔然說謂諸侯祭先君禘冕卿公袞冕侯伯鷩冕子男毳冕以遠尊

得申上服侯之禮意其說實較鄭為允公羊昭二十五年何注云禮諸侯禪冕以朝天子以祭其祖禰此亦謂諸侯朝祭同服禪冕蓋鄭孫氏所本但玉藻玄端以祭祭對朝言之不宜專舉下服孫說於彼似有難通要諸侯祭先君與朝同服何孫義不可易也引雜記曰大夫冕而祭於公弁而祭於已士弁而祭於公冠而祭於已者證孤以下祭服之差欲見孤卿大夫士非助祭亦不得申上服也鄭彼注云弁爵弁也冠玄冠也祭於公助君祭也孔疏云大夫謂孤也冕絺冕也又引崔氏云孤不悉絺冕若王者之後及魯之孤則助祭用絺若方伯之孤助祭則玄冕以其君玄冕自祭不可踰之也案崔孔並申鄭義然其說未塙今攷方伯自祭得用鷩冕則其孤助祭不妨服絺冕以公羊

僖二十四年何注云士爵弁緇衣裳以助公祭亦謂侯國之士也義與鄭同云大夫爵弁自祭家廟唯孤爾者雜記注義亦同鄭言此者欲見雜記之大夫即孤也云其餘皆玄冠與士同者賈疏云諸侯除孤用爵弁之外卿大夫祭皆用玄冠與士同故少牢是上大夫祭用玄冠朝服特牲是士禮用玄冠玄端是其餘皆玄冠與士同也其天子大夫四命與諸侯之孤同亦以爵弁自祭天子之士宜與諸侯上大夫同用朝服也案鄭據少牢玄冠朝服爲侯國卿大夫之通禮與特牲士禮異服通冠故云餘皆玄冠賈說深得鄭恉雜記孔疏說同而王制疏又謂公之卿亦爵弁自祭與雜記疏自相違啎非也至天子孤卿大夫士自祭之服經無明文賈謂天子大夫爵弁自祭士朝服自祭說

本深衣目錄及熊氏安生說孔郊特牲玉藻深衣疏同若皇侃說
則謂天子大夫皮弁朝服自祭孔王制疏同其說皆非也互詳
旅賁氏疏其三公孤卿自祭之服賈氏無說王制疏據玉藻注
說諸侯玄冕自祭推之謂天子孤卿之等當爵弁張惠言又據
孔說推之謂天子三公亦當同爵弁自祭蓋鄭孔意王臣與侯
國之臣上服並同或當如張說然非經義也今攷定此經孤卿
大夫士之服專爲侯國之制其王臣上服從許君及王昭禹金
鶚說三公孤當鷩冕助祭自祭疑當以希冕卿當毳冕助祭則
自祭疑當以玄冕大夫當與諸侯卿同希冕助祭則自祭自當
同以爵弁士與諸侯大夫同玄冕助祭則自祭自當同以玄冠
朝服如此則於差次較合而大夫自祭用爵弁與鄭注及雜記

文亦兼並僕得其正也天子士助祭服互詳大宗伯疏云玄冠自祭其廟者其服朝服玄端者謂大夫則玄冠朝服士則玄冠玄端也凡朝服玄端服異而冠同少牢主人朝服爲大夫禮特牲士禮云主人冠端玄注以爲玄冠玄端然彼記又云特牲饋食其服皆朝服玄冠唯尸祝佐食玄端注以朝服爲賓及兄弟之服敖繼公謂皆兼主人說士祭亦朝服金榜亦謂主人與賓兄弟不當異服冠端玄卽士朝服金鶚黃以周說略同皆深得經義然則士玄冠自祭亦仍是朝服而非玄端蓋士助祭服雖降於大夫但士齊既用玄端自祭又不可降服深衣故仍與大夫同朝服不降亦禮窮則同不必如鄭所說也云諸侯之自相朝聘皆皮弁服者降於朝聘天子用冕服也賈疏云欲見此經

上非惟施於入天子廟不得入諸侯廟之意必知諸侯自相朝
聘用皮弁者見聘禮主君及賓皆皮弁諸侯相朝其服雖無文
聘禮主君待聘者皮弁明待諸侯朝亦皮弁可知且曾子問云
諸侯朝天子冕而出視朝爲將廟受及彼下文諸侯相朝云朝
服而出視朝鄭云爲事故據此上下而言明自相朝不得與天
子同卽用皮弁可知也云此天子日視朝之服者卽上云眡朝
則皮弁服是也鄭言此者欲見諸侯以天子之朝服爲自相朝
聘之服也云喪服天子諸侯齊斬而已者賈疏云欲見大夫言
大功小功天子諸侯不言之意也天子諸侯絕旁朞此云齊者
據爲后夫人而言若然天子於適孫承重亦朞周之道有適子
無適孫若無適子自然立適孫若無適孫立適曾孫亦朞及至

適玄孫皆然也旣爲適孫有服而適子之婦大功若於適孫已
下之婦承重者皆小功矣今特言齊者舉后夫人重者而言案
天子期功喪服不絕者已詳前疏諸侯喪制則喪服傳云始封
之君不臣諸父昆弟封君之子不臣君父而臣昆弟又喪服小
記孔疏謂兄弟俱爲諸侯依本服期是諸侯期服之不絕者又
喪服經大功章云公爲適子之長殤中殤又云君爲姑姊妹女
子子嫁于國君者是諸侯大功之不絕者賈所舉亦未盡也云
卿大夫加以大功小功者喪服大功章經云大功布衰裳牡麻
絰纓布帶三月受以小功衰即葛九月鄭彼注云大功布者其
鍛治之功麤沽之又小功章云小功布衰裳牡麻絰即葛五月
此大小功之正服也賈疏云卿大夫加以大功小功謂本服大

功小功者其降一等小功降仍有服緦者其本服之緦則降而無服云士亦如之又加緦焉者喪服經云緦麻三月注云緦麻布衰裳而麻絰帶也賈疏云亦如大夫有大功小功但士無降服則亦有緦服故鄭增之也云士齊有素端者亦爲札荒有所禱請者鄭以經齊服著士喪服之下又據玉藻以玄端綦組纓爲士之齊冠是士常齊服玄端而經別有素端則非常齊所用故謂亦如上王大札大荒大烖素服皆爲札荒有所禱請之齊服也吳廷華云祭必有齊不特禱請荒札之外如虞祔祥禫齊時有服者固服其服若服除及無服者亦應素服則不第禱請也案吳說亦足補鄭義又案鄭玉藻注云四命以上齊祭異冠孔疏推鄭義謂諸侯玄冕祭玄冠齊則鄭謂玄端亦爲諸侯卿

大夫齊服而此注以玄端素端專爲士齊服者以經文正冡士
服下也攷王藻云齊則綪結佩而爵韠孔疏云熊氏皇氏並謂
諸侯以下皆以玄端齊而爵韋爲韠同士禮以其齊故不用朱
韠素韠也依孔引熊皇說亦以此齊服當通諸侯以下言之賈
則此齊服當上關天子不徒諸侯也云變素服言素端者明異
制者欲見素端卽上之素服以侈袂不侈袂爲異明士服與王
別也賈疏云上文已云素服士既轉相如已有素服矣今於經
別云玄端素端爲士設文者以其大夫以上侈袂同惟士不得
侈袂以端爲之故經別見端文也案鄭賈謂素端不侈袂是也
而謂惟士服不侈袂則非素端與玄端相似惟色異耳其冕通
於王侯逮大夫其爲不侈袂一也蓋齊服二端禮并制等凡玄

端皆玄冠緇布衣玄裳黑屨素端則縞冠白布衣素裳素屨此
玄端素端之正服也雖天子諸侯有玄冕玄端服凡冕服皆絲
衣則當玄冕玄綃衣與玄冠玄端服不同其素端當亦有麻冕
素帛衣可例推也二端又各有弁服蓋玄端則冠爵弁大戴禮
記公冠篇云公玄端與皮弁皆韠朝服素韠四加玄冕士冠禮
賈疏釋彼經謂公冠四加緇布冠皮弁爵弁玄冕是賈以彼玄
端為爵弁朝服為緇布冠也此與諸侯遷廟釁廟二篇之玄服
盧注據雜記謂即爵弁服可以互證而公冠盧注以玄端與朝
服為一則非也素端則冠皮弁雜記素端孔疏引盧植云布上
素下皮弁服又賀瑒云以素為衣裳也盧說素端布上素下與
玄冠玄端正服合而謂冠用皮弁疑誤據郊特牲蜡服有皮弁

素服其說可通賀謂衣裳皆素則與皮弁本服無異亦非經義

也黃以周云曲禮言去國素衣國風言棘人素衣皆謂白色不

必緇素端與玄端多對舉當以色言玄端用布素端亦布也故

素端與皮弁服異雜記子羔之襲素端皮弁並陳司服玄端素

端亦別於皮弁服皮弁服綵衣吉事用之素端布衣凶裁齊蔣

用之案黃說是也互詳前疏鄭司農云衣有襦裳者爲端者釋

文云襦本亦作襦案襦卽襦之俗字釋氏弓人注並作襦當改

正說文衣部云襦短衣也急就篇顏注云短衣曰襦自膝以上

此襦卽謂上衣之短者與鄉射大射記纁襦朱襦爲內衣異先

鄭意端者以有上襦下裳得名其上衣不連裳而短與深衣連

裳而長者不同也金榜云衣以端名者有二一仲師云衣有襦裳

者爲端對深衣以下連裳側幅者得名乃冕弁服朝服玄端通稱冕服爲端冕朝服玄端爲委端爲端委爲冠端特牲冠端言玄者以服爲釋也此與玄端爲服名者殊異案金說是也先鄭以襦與裳不相連屬爲端乃冕弁諸服之通制雖亦得備一義然非此玄端素端之本訓故後鄭不從又案衣或以有襦裳者爲端因之凡冕弁服之玄衣者亦通稱玄端國語楚語聖王正端冕韋昭釋端爲玄端此據冕服而言論語先進篇端章甫集解引鄭注穀梁僖三年傳委端哀十三年傳冠端范注左傳哀七年端委孔疏引王肅注又玉藻大戴禮記公冠之朝服鄭盧注並釋爲玄端此皆據冠服而言與此齊服爲玄異也云玄謂端者取其正也者廣雅釋詁云端正也釋名釋衣服云玄端其

袖下正直端方與要接也正字作襦說文衣部云襦衣正幅端即襦之借字墨子非儒下篇云取妻親迎袨襦爲僕袨襦即此玄端也金榜云鄭君謂玄端對朝服以上侈袂者得名猶衣衰對弁絰服侈袂爲繐衰乃亦於朝服之服雜記公襲玄端一朝服一又褖者自西階受朝服自堂受玄端是也天子燕居之服諸侯以下齊服大夫士私朝服之又士莫夕於朝及入廟之服案金說甚覈左傳昭元年孔疏引服虔云禮衣端正無殺故曰端大戴禮記保傅篇端冕盧注云端正也冕服之正此雖不用不侈袂之義而訓端爲正並與後鄭義略同賈士冠禮疏云以其俱正幅故朝服亦得端名然六冕皆正幅故亦名端是以樂記云魏文侯端冕而聽古樂又論語云端章甫鄭云端玄端諸

侯視朝之服則玄端以朝得名爲玄端也云士之衣袂皆二尺
二寸而屬幅是廣袤等也者賈疏云喪服記云衣二尺有二寸
注云此謂袂中也言衣者明與身參齊是玄端之身長二尺二
寸今兩邊袂亦各屬一幅幅長二尺二寸上下亦廣二尺二寸
故云屬幅廣袤等袤則長也言皆者皆玄端素端二者同也案
屬幅者喪服記云袂屬幅注云屬猶連也連幅謂不削賈彼疏
云屬幅者謂整幅二尺二寸凡用布爲衣物及射侯皆去邊幅
一寸爲縫殺今此屬連其幅則不削去其邊幅取整幅爲袂必
不削幅者欲取與下文衣二尺二寸同縱橫皆二尺二寸正方
者也云其袪尺二寸者喪服記亦云袪尺二寸注云袪袖口也
玉藻云深衣袪尺二寸鄭彼注云袪袂口也孔疏云謂口之外

畔上下尺二寸也云大夫已上侈之侈之者蓋半而益一焉半而益一則其袂三尺三寸袪尺八寸者葉鈔釋文已作以侈作移案已以字同此注例作以詳考工記總敘軌移侈字通追師注引少牢饋食禮亦作移袂葉本是也說文衣部云移衣張也移侈並移之借字鄭以少牢禮大夫妻衣侈袂推之士玄端衣袂二尺二寸大夫已上侈之半而益一則益一尺一寸爲三尺三寸士袪尺二寸大夫半而益一則益六則爲尺八寸也賈疏云此亦無正文案禮記雜記云凡弁經服其衰侈袂少牢主婦綃衣亦云侈袂侈大也鄭以侈爲大即以意爲半而益一以解之也孔子大袂單衣亦如此也任大椿云吉凶服皆大夫以上侈袂侈袂而猶稱端但據衣身廣長皆二尺二寸言之若衣與

袂皆正方惟士耳王制一命卷疏謂之端者以外之服其袂三尺三寸其袪尺八寸其玄端則二尺二寸袪尺二寸而不知鄭司服注謂士之玄端衣袂皆二尺二寸大夫以上玄端半而益一則是玄端一服其袪袂已有大夫士之異不特玄端已外之服始袂三尺三寸袪尺八寸也案後鄭意蓋謂凡天子諸侯卿大夫無論冕弁冠服皆侈袂唯士不然任說深得其恉王制疏謂玄端服皆不侈袂而樂記疏釋端冕又謂冕服正幅不侈袂兩疏相迕並非鄭意也孔廣森云凡冕服皆正幅故曰端冕唯皮弁冠弁服乃有侈袂吉事則冠冕之服端弁服侈袂少牢饋食主婦被錫衣侈袂知主人朝服亦侈袂也凶事則喪服端弔服侈袂雜記曰端衰喪車皆無等又曰凡弁絰其衰侈袂凡端

與侈袂取其相變而已黃以周說同案依鄭說大夫以上朝祭服無不侈袂玄端則大夫以上侈袂士不侈袂依孔說則冕服冠服並不侈袂惟弁服侈袂以經攷之冕服皆正幅孔說同是但弁服則不必皆侈袂雜記弁經特其一端耳委貌朝服亦實不爲弁制墨子公孟篇說楚莊王鮮冠組纓絳衣博袍絳逢字通亦玄冠朝服侈袂之證是侈袂又不徒弁服也竊謂凡諸服之侈袂皆同服而特示別異似與尊卑之等絕不相關如弔服侈袂以別於端衰少牢主婦錫衣侈袂以別於特牲士妻之宵衣以宵衣即錫衣納領也又儒行哀公問於孔子曰夫子之服其儒服與孔子曰某少居魯衣逢掖之衣長居宋冠章甫之冠注云逢大也大掖之衣大袂禪衣也彼疏謂即大袂深衣賈疏

引孔子大袂單衣羅侈袂卽據彼文若然深衣得有侈袂蓋亦
儒者以此自表異故章甫縫掖通於士庶則侈袂非大夫以上
之尊制明矣凡大祭祀大賓客共其衣服而奉之奉猶送也送
之於王所疏凡大祭祀大賓客共其衣服而奉之者賈疏云大
祭祀則中兼有小祭祀以其皆是王親祭故舉大而言賓客言
大者據諸侯來朝也王者不敢遺小國之臣則其臣來聘亦有
接待之法亦略舉大而言皆當奉衣服而送之於王王服之以
祭祀及接賓客也　注云奉猶送也者天府注同云送之於王
所者謂司服共衣服徑送之於王所以俟王服之也大喪共其
復衣服斂衣服奠衣服廞衣服皆掌其陳序奠衣服今坐上魂
衣也故書廞爲淫鄭司農云淫讀爲廞廞陳也玄謂廞衣服所

藏於椁中疏大喪其其復衣服者此與玉府爲官聯也宰夫注云大喪王后世子也賈疏云大喪王喪其中兼小喪也復衣服謂始死招魂復魄之服案雜記云復者升屋西上則皆依命數天子則十二人諸侯九人七人五人大夫士亦依命數人執一領天子袞冕已下上公亦皆用助祭之上服詒讓案喪大記云小臣復升屋東榮中屋履危北面三號捲衣投于前司服受之注云司服以篋待衣於堂前則司服不徒共復衣服亦與復也云斂衣服者賈疏云小斂皆十九稱大斂天子蓋百二十稱案斂衣服稱數互詳小宗伯疏云皆掌其陳序者序經例當作敘石經及各本並誤詳小宰疏自復衣服以下並陳而後用皆以尊卑次第序列之也　注云奠衣服今坐上魂衣也者賈疏云

案下守祧職云遺衣服藏焉鄭云大斂之餘也至祭祀之時則出而陳於坐上則此奠衣服者也案大戴禮記諸侯遷廟篇云成廟將遷之新廟徙之日君至于廟祝告將徙請導奉衣服者皆奉以從祝至于新廟筵于戶牖間奉衣服者入門左升堂奠衣服于席上此卽喪紀奠衣服之事奠者奠於席上卽坐上也賈謂至祭祀之時出而陳於坐上蓋亦專指喪祭言之常時吉祭當無奠衣坐上之事中庸設其裳衣注亦止以授尸爲釋是其證也孔廣森云漢大喪儀尙衣奉衣登容根車詣陵奉衣就寢坐大祝進醴獻如禮既葬容根車游載容衣藏於便殿此鄭所謂魂衣矣周之奠衣服亦藏於寢其事又相類賈誼傳植遺腹朝委裘孟康曰委裘若容衣天子未坐朝事先帝裘衣也云

故書廞爲淫鄭司農云淫讀爲廞廞陳也者司裘注義同陳明衣服者與司裘廞裘爲官聯皆謂葬前一日則陳於祖廟之庭葬日至壙則陳於墓道也並詳司裘疏段玉裁云司裘大師注皆不云淫讀爲廞但云淫陳也與此詳略互見云玄謂廞衣服所藏於椁中者二鄭並以廞衣服爲明器之衣服而訓義則異凡全經言廞者後鄭並讀爲興與先鄭義別當以先鄭爲長亦詳司裘疏知藏椁中者喪大記云棺椁之間君容柷大夫容壺士容甒注云閒可以藏物因以爲節又既夕禮云乃窆藏器于旁加見然則天子椁中所容當益廣廞衣服之藏亦當與用器燕器等同在椁中見內也

典祀掌外祀之兆守皆有域掌其禁令外祀謂所祀於四郊者

域兆表之塋域疏掌其禁令者即守厲禁之政令也　注云外祀謂所祀於四郊者者對宗廟爲內祀也賈疏云此即小宗伯所云兆五帝於四郊四類四望亦如之兆山川丘陵已下皆是典祀掌之也云域兆表之塋域者小宗伯注云兆爲壇之塋域塋營字通言於兆外四表周帀封土爲界域也**若以時祭祀則帥其屬而脩除徵役于司隸而役之**屬其屬胥徒也脩除芟埽之徵召也役之作使之疏若以時祭祀者賈疏云謂天地山川祭祀皆有時也云徵役于司隸而役之者此與司隸爲官聯也司隸云邦有祭祀賓客喪紀之事則役其煩辱之事故典祀徵役于彼也　注云屬其屬胥徒也者孔繼汾以首屬字爲衍文是也賈疏云以其典祀身是下士其下惟有胥徒故知也不言

府史者府史非役者也云脩除糞灑之者大宰注云脩掃除糞洒毛詩周頌載芟傳云除草曰芟言芟其草穢而糞掃之也云徵召也者司市注同云役之作使之者謂與祀作使眾隸徒也鄭兼役之與上徵役義同故特釋之及祭帥其屬而守其厲禁而蹕之鄭司農云遮列禁人不得令入【疏】及祭者謂祭祀之日也　注鄭司農云遮列禁人不得令入者山虞云物爲之厲先鄭注云厲遮列守之詳彼疏閽人蹕宮門廟門注云蹕止行者謂內祀則閽人蹕廟門外祀但有兆域故與祀主守厲禁而蹕之

守祧掌守先王先公之廟祧其遺衣服藏焉廟謂大祖之廟及三昭三穆遷主所藏曰祧先公之遷主藏于后稷之廟先王之

遷主藏于文武之廟遺衣服大斂之餘也故書祧作濯鄭司農濯讀爲祧祧此王者之宮而有先公謂太王以前爲諸侯疏掌守先王先公之廟祧者先王謂大祖及四親廟先公謂二祧也大傳云牧之野武王之大事也旣事而退柴於上帝祈於社設奠於牧室遂率天下諸侯執豆籩逡奔走追王太王亶父王季歷文王昌不以卑臨尊也中庸云武王末受命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太王王季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案中庸以追王爲成王時事與大傳文異鄭彼注通之云追王者改葬之矣許宗彥云先王太王王季文王武王也先公后稷公祖亞圉也天保詩云禴祠蒸嘗于公先王武王立七廟時后稷爲祖廟公祖太王王季文王爲四親高圉亞圉爲二祧傳言余敢忘高圉亞圉是也

其時未追王皆爲先公至制禮武王已沒祔廟武王而遷公祖毀高圉追王太王王季文王則四親廟爲先王二祧爲先公以親廟至太王而止故追王亦祇及太王若如大傳以爲武王追王則四親廟中不應獨遺公劉是知追王當以中庸爲定武成金縢稱太王王季當是史家追稱之案許說近是但武王受命七年乃崩其間不宜絕無尊祟之典竊疑太王王季文王之追王實在武王時惟廟制未定祀禮亦未隆逮周公制禮始臻美備大傳原其始中庸紀其成二記文本不相迕要此經成於制禮之後則四親廟爲大王以下無疑也又后稷爲周太祖雖未追王亦當稱先王詳敘官及司服疏先妣姜原亦特立廟經不言者文略詳大司樂疏　注云廟謂太祖之廟及三昭三穆者據

王制文明廟爲太祖四親廟及祧廟之大名也鄭彼注云太祖后稷漢書韋玄成傳玄成等奏議云禮王者始受命諸侯始封之君皆爲太祖案周雖文武受命而先爲諸侯后稷實始受封故文王不爲太祖而后稷爲太祖也通典吉禮引唐張齊賢議云伏尋禮經始祖卽太祖太祖之外更無始祖或有引白虎通義云后稷爲始祖文王爲太祖武王爲太宗及鄭玄注詩敍云太祖謂文王以爲說者其義不然何者彼以禮王者祖有功而宗有德周人祖文王而宗武王以謂文王爲太祖耳非祫祭羣祖合食之太祖案張說是也成王時文王尚在四親廟則不得以爲太祖明矣三昭三穆者通二祧及四親廟言之凡七廟並兼二祧詳敍官疏云遷主所藏曰祧者小宗伯注義同王制孔

疏引儒者難鄭云祭法遠廟爲祧鄭注周禮云遷主所藏日祧爲經正文案此難是也亦詳敘官及小宗伯疏云先公之遷主藏于后稷之廟者于注例當作於各本並誤下同賈疏云先公謂諸盩已前不追謚爲王者先公之主不可下入子孫廟故知向上入后稷廟若然太王王季之主不可入文武祧亦當藏於后稷廟也云先王之遷主藏于文武之廟者賈疏云當周公制禮之時文武在親廟四之內未毀不得爲祧然文武雖未爲祧已立其廟至後子孫文武應遷而不遷乃爲祧也其立廟之法后稷廟在中央當昭者處東穆者處西皆別爲宮院者也案孔若王肅之義二祧乃是高祖之父高祖之祖與親廟四皆次第而遷文武爲祖宗不毀矣鄭不然者以其守祧有奄八人守七

廟并姜嫄廟則足矣若益二祧則十廟矣奄人何以配之明其義非也案通典吉禮王肅非鄭云鄭又曰先公遷主藏后稷之廟先王遷主藏文武之廟是爲二祧而祭法云有二祧焉又引虞喜云成王六年制禮七廟已有見數文王爲祖武王爲禰祖非遠廟也周官掌宗廟而職曰守祧周公不稱祖禰爲遠祧也當須逆數成然後廟得別出不可於成王之代以文武逆云爲遷主所藏矣此皆難鄭先王遷主藏文武祧之說也漢書韋玄成傳玄成等奏議云王者始受命爲太祖以下五廟而迭毀毀廟之祖藏乎太祖又御覽禮儀部引五經異義云禮祭法去祧曰壇去壇曰墠皆藏於祖廟有事則禱無事則止此謂先公先王遷主同藏大祖廟之說也案二說皆與鄭異而義較長許

宗彥云毀廟主所藏經無明文惟公羊傳云毀廟之主陳於太祖韋玄成據此謂毀廟主藏於太祖以禮推之合祭毀宗在祖廟則毀主自合在祖廟通典載或問高堂隆云昔受訓云馮君八萬言章句說正廟之主各藏太室西壁之中遷廟之主於太祖太室北壁之中蓋亦公羊家舊說鄭乃以爲分藏后稷文武二廟者鄭亦知毀主當藏祖廟惟誤以文武爲一祧則文武以後之毀主自不可越文武上藏祖廟若知文武非二祧則二祧長爲高祖祖父凡毀廟於祧廟必爲祖父行其祖不當下藏子孫之廟矣又云賈疏言周初文武在親廟內不得爲祧則周禮制於周公何以先有守祧且守祧明言掌先王先公之廟祧則祧是先公之祧非文武之祧也金鶚云賈疏謂文武雖未爲祧

已立其廟是廟有虛主也曾子問何言七廟無虛主乎無主而立廟必不然矣即如鄭說以二祧爲遷主所藏亦必至懿王以後成王當祧藏於文王之廟康王當祧藏於武王之廟而前此數世二祧虛主而無所藏又何爲立之乎遷主所藏必在大廟夾室以大祫在大廟中故毀廟之主皆藏於此且六世以上之主不可入子孫之廟是知二祧非遷主所藏也案許金二說是也賈疏謂守祧奄八人人守七廟并姜嫄廟若益二祧則十廟奄八人不足配此卽張融難王肅說不知文武去祧在懿孝以後作周禮時本無是制也詳敘官疏又案藏主之處經無明文公羊文二年何注謂主藏於廟室中質家藏於堂穀梁文二年疏引衛宏漢舊儀云主藏廟太室中西牆壁埳中通與吉禮引公

羊說左傳昭十年孔疏引白虎通禮書引五經異義說並同此
謂在室中西墉也通典又引摯虞決疑云廟主藏於戶之外西
墉之中此謂在室外西墉也通典又引或問高堂隆馮君章句
說正廟主各藏太室西壁遷廟主於太祖太室北壁荅曰章句
但言藏太祖北壁中不別堂室愚意以堂上無藏主當室之中
也左莊十四年疏云宗祏者於廟之北壁內爲石室以藏木主
藝文類聚禮儀部引決疑要注西墉亦作北墉或皆據遷廟主
言之葢宗廟六享皆於廟室故藏主亦必於室正廟時享及祫
主位皆西方東面遷廟唯有禘祫主以昭穆南北分列若然正
廟主藏西墉遷廟主藏北墉亦取祭時設位相近通典載賀循
引漢儀謂主藏西牆當祠則設座於埳下即其義證大祭雖有

朝踐延尸主於堂之禮而祔祼終獻咸在室中故高堂隆謂堂上無藏主其說允矣又案周宗廟昭穆方位制度說者多異賈氏此疏謂后稷廟在中當昭者處東當穆者處西皆別爲宮院聘禮疏說諸侯五廟之制云太祖之廟居中二昭居東二穆居西廟皆別門門外南邊皆有南北隔牆隔牆中夾通門若然祖廟已西隔牆有三則閤門亦有三東行經三門乃至太祖廟司儀疏說亦略同隋書禮儀志謂阮諶禮圖從冢人職言之立廟先王居中以昭穆爲左右蓋即賈氏所本依其說則天子七廟二祧別立則亦五廟太祖廟居中左二昭右二穆亦各有廟門及隔牆閤門之等也通典吉禮引晉孫毓議云宗廟之制外爲都宮內各有寢廟別有門垣太祖在北左昭右穆次而南儀禮

經傳通解引隋潘徽江都集禮說同依孫說則昭穆居太祖廟之南不東西並列宋以來說廟制者多從之焦循駁孫說云寢在廟後準以燕寢之有延則廟寢亦必有延尺寸雖不可詳而其制必非甚狹者前廟之堂七雉得三十五步延三倍之門堂三之二共百六十餘步如孫毓之說相次而南則四廟相承更加親廟前有亳社後有諸寢此王宮三里之地不足勝其長矣案焦氏蓋據尚書大傳天子堂東西九雉南北七雉之文以推廟制依孫說太祖廟最在北獨爲一列其南則一昭一穆並排爲一列又其南亦一昭一穆並排爲一列是自北而南以五廟而爲三列以每廟百六十餘步計之卽三列已得四百八十餘步再加以每廟後有寢五廟之前又有亳社通計之至少亦不

下七百步於王宮三里所古已過三分之二必非雉門內所能容則孫說之誤明矣惟賈氏因司儀聘禮每門之文謂每廟門外必有閤門則由不知廟當在中門內而爲此曲說金鶚云禮經每門之文承大門入門而言其非閤門可知鄭注引玉藻君入門介拂闑大夫中棖與闑之閒士介拂棖注周官亦引之鄭君初不以每門爲閤門也哀十四年左傳攻闈及大門宣二年公羊傳入其大門則無人門入其閨則無人閨闈與閨即閤門也必別之於門是知經典所稱門者皆指庫雉路諸門而言閨閤不得混稱門也曲禮每門讓於客閽人王宮每門四人與此每門文同其爲庫雉二門甚明賈以爲閤門誤矣案金駁賈過三閤門入大祖廟之說甚塙蓋依賈說是五廟門外南北有數

無門東西有闈門賓祭出入大祖廟皆由闈門側入於理未協且穀梁哀四年傳云亡國之社以爲廟屏戒也凡有門而後有屏戒社在宗廟之南則廟南必有門乃可爲廟屏若如賈說廟門之外南面有牆無門則戒社正在牆外何以謂之屏乎若云與廟之內門爲屏則依賈說內門與戒社中隔一牆屏之爲言爲門之屏蔽也今隔以牆則又何屏蔽之有乎竊謂春秋僖二十年西宮災穀梁以爲閔宮此卽穆廟正在大祖廟西之證然則五廟平列及廟門外隔牆之制賈說自不可易依其說計之五廟每廟東西四十五步五列共二百二十五步益以每廟東西牆餘地及四巷約計當不過數十步通計亦不過三百步王宮之左自足容之惟大祖廟門外之牆當有正門爲五廟出入

之總門猶孫疏所說都宮門者其門北與太祖廟門相直而南直戒社故有屏象其昭穆四廟左右各止二閤門穆第二廟門外之西牆則不當有閤門凡入五廟者若太祖廟則由正門直入廟門更無紆折不當如賈所說經三閤門始至太祖廟也若入正門更向左折過東牆閤門則至昭第一廟更過東牆閤門則至昭第二廟若入正門更向右折過西牆閤門則至穆第一廟更過西牆閤門則至穆第二廟賈謂太祖廟門外東面有兩閤門是也而謂西面有三閤門其最外一閤門在穆第二廟門外西牆爲入五廟之總門則非也凡自外入內必經南向之正門而後至廟門司儀所云每門止一相聘禮所云每門每曲揖皆謂入雉門及此門言之其門當與太祖廟門同制亦非如賈

所謂饋爲閤門也又大戴禮記諸侯遷廟篇云出廟門奉衣服者升車乃步君升車凡出入門及大溝渠祝下摃彼出廟門謂出殯宮之門卽路寢門也奉衣服者升車謂神車也益新主入廟無論昭穆必居第二廟神車必入正門過二閤門始至其廟門而下車閤門對太祖廟門言之亦可云出故云出入門若如孫說入都宮之門卽至廟則止有入門無所謂出門矣其可通乎又檀弓云及葬毀宗躐行出於大門注云毀廟門之西而出蓋葬朔穆廟畢不復折回出廟門故毀西牆而出如廟西有閤門則自可由閤門出何必毀牆乃出乎斯亦廟西無門之一證矣云遺衣服大斂之餘也者賈疏云案士喪禮云小斂十九稱不必盡服則小斂亦有餘衣必知據大斂之餘者小斂之餘至

大斂更用之大斂餘乃留之故知其遺衣服無小斂餘也詒讓案小宗伯司服疏謂天子大斂衣百二十稱則其不盡服者甚多既不可預賜它人則宜遞藏之矣凡藏遺衣服蓋各於其廟寢獨斷云寢有衣冠几杖象生之具是也疏兼寢蓋於左右房遷則與主俱徙故大戴禮記諸侯遷廟篇說遷新廟云奉衣服者皆奉以從祝盧注云言皆者衣服非一稱是也云故書祧作濯鄭司農濯讀爲祧者注疊故書凡一二字以上同如此作者例云皆作某此不云皆則作濯者當專屬廟祧祧字而言官名字蓋不作濯敘官注亦無異文可證段玉裁云翟聲兆聲古音同在蕭宵肴豪部是以周禮以濯爲祧爾雅以濯爲珧顧命鄭云洮讀爲濯毛詩佻佻公子爾雅作嬥嬥案段說是也說文亦無

祧字玉篇示部有祧字云古文祧蓋因濯字增益爲之亦非古字也云此王者之宮而有先公謂大王以前爲諸侯者司服注云先公謂后稷之後大王之前不窋至諸盩是也詳後疏**若將祭祀則各以其服授尸**尸當服卒者之上服以象生時疏若將祭祀則各以其服授尸者此謂祭日之旦以先王先公之遺衣服授尸於其次使服以入廟也中庸云春秋脩其祖廟設其裳衣彼注云裳衣先祖所遺衣服也設之當以授尸也然則授尸之外不別陳設之矣　注云尸當服卒者之上服者士虞記云尸服卒者之上服鄭彼注云上服如特牲士玄端也通典凶禮引石渠禮論聞人通漢云尸象神也故服其服賈疏云士虞記文鄭引之者欲見天子以下凡尸皆服死者大斂之遺衣其不

服者以爲褻衣服既言卒者上服則先王之尸服袞冕先公之尸服鷩冕也若然是齋弁以助祭祭宗廟服玄端而士虞特牲尸不服齋弁者齋弁是助祭諸侯廟中乃服之士尸還在士廟故尸還服玄端爲上服也曾子問云尸弁冕而出卿大夫士皆下之注云弁冕者君之先祖或有爲大夫士者則是先君之先祖爲士尸服卒者上服不服玄端而服齋弁者齋弁本以助祭在君廟君先祖雖爲士今爲尸還在君廟中故服齋弁不服玄端云以象生時者以所祭者生時服此上服今祭時尸亦服之取其與生時同也**其廟則有司脩除之其祧則守祧黝堊之**廟祭此廟也祧祭遷主有司宗伯也脩除黝堊互言之有司恒主脩除守祧恒主黝堊鄭司農云黝讀爲幽幽黑也堊白也爾雅

曰地謂之黝牆謂之堊【疏】其廟則有司脩除之者此亦冢上將
祭祀爲文也據少牢饋食禮祭前旬有一日筮日得吉卽云宗
人命滌則脩除亦當祭前十日內爲之云其祧則守祧黝堊之
者黝當從段玉裁校改幽詳後釋文云堊本或作惡案堊惡同
聲段借字黝堊煩於脩除則不必每祭爲之或當歲一改塗與
注云廟祭此廟也者謂時祭及大禘也大祖廟則又有大祫
凡廟祧皆貴新絜故於歲時祭祀更脩除黝堊之中庸云春秋
脩其祖廟是廟四時必脩除也穀梁文二年傳云壞廟之道改
塗可也改塗卽黝堊彼據新廟言之據此則舊廟亦恒有改塗
矣云祧祭遷主者賈疏云以遷主藏於祧故也案上司尊彝有
追享鄭云追祭遷廟之主謂禘祫則此祭遷主之謂也案遷主

不藏於祧鄭賈謂祭遷主非也二一祧乃遠廟依祭法說亦有時祭大祫祧亦特祭故有脩除黝堊之事云有司宗伯也者謂大宗伯也少牢饋食禮宗人命滌注云滌溉濯祭器埽除宗廟彼侯國大夫禮之宗人與天子禮大宗伯正相當故大宗伯職云享大鬼既滌濯明亦含有脩除也案大宰云祀五帝則掌百官之誓戒與其具脩享先王亦如之注釋脩爲埽除糞灑知此有司非大宰者以大宰官尊其脩亦百官之事非其所專掌也云條除黝堊互言之有司恒主脩除守祧恒主黝堊者賈疏云鄭以二一者廟祧並有而祧廟直言脩除祧直言黝堊故互而通之明皆有也以鄭云有司恒主脩除祧亦脩除之守祧恒言黝堊廟亦黝堊之鄭司農云黝讀爲幽幽黑也者牧人注同段玉裁

據玉藻注謂黝堊當爲幽堊注當作黝讀爲幽幽黑也案段校是也葢詳牧人疏兩書作黝爲說大廟宗宮考宮皆立階玄闇玄幽色略同云堊白也者說文土部云堊白涂也釋名釋宮室云堊亞也次也先泥之次以白灰飾之也掌蜃共白盛之蜃注云謂飾牆使白之蜃是也引爾雅曰地謂之黝牆謂之堊者釋宮文郭注云黝黑飾地也堊白飾牆也穀梁莊二十三年傳天子諸侯黝堊范注云黝堊黑色楊疏引徐邈云黝黑柱也堊白壁也案韓非子十過篇云殷人四壁堊墀即謂白壁也范以堊亦爲黑色徐以黝爲黑柱並與爾雅訓異**既祭則藏其隋與其服**鄭司農云隋謂神前所沃灌器名玄謂隋尸所祭肺脊黍稷之屬藏之以依神【疏】注鄭司農云隋謂神前所沃灌器名者

甸師祭祀共蕭茅鄭大夫注云蕭字或爲莤莤讀爲縮束茅立之祭前沃酒其上酒滲下去若神飲之故謂之縮疑此云神前沃灌器即謂彼也束茅沃灌𦵔即士虞禮之苴鄭司農後鄭注又謂苴即此職之隋先鄭此注釋隋爲沃灌器與彼鄭司農注略同但依禮經苴爲祭藉不從沃酒故後鄭此注不從云玄謂隋尸所祭肺脊黍稷之屬者小祝注義同賈疏云案特牲禮祝命挼祭尸取菹擩于醢祭于豆間佐食取黍稷肺祭授尸尸祭之注云肺祭刌肺是其隋者彼不言脊似誤所以誤有脊者特牲禮云佐食舉肺脊以授尸尸受振祭嚌之是以於此誤有脊但彼是尸食而舉者故有脊此隋祭不合有也詒讓案隋字亦作墮士虞禮祝命佐食墮祭注云下祭曰墮墮之言猶墮下也周

禮曰既祭則藏其墮謂此也今文墮爲綏齊魯之間謂祭爲墮又特牲饋食禮祝命挼祭注云挼祭祭神食也又引此經說之云墮與挼讀同耳又少牢饋食禮注云黍稷之祭爲墮祭將食神餘尊之而祭之案隋士虞特牲注引並作墮曾子問注亦同有司徹注引此文則作隋特牲少牢釋文亦並作隋攷說文肉部云隋裂肉也又𨸏部云隓敗城𨸏曰隓篆文作墮隋爲隓裂牲體等與裂肉之義相近段玉裁阮元胡培翬並謂作隋爲正字是也今攷士虞注訓墮下則又正以墮下爲釋蓋隋墮二字義並通二禮正文自當作隋士虞注當云隋之言猶墮下若如今本正文作墮則墮下乃本義鄭不必言猶以通之矣又郊特牲注說祼祭亦云取牲膟膋燎於鑪炭洗肝於鬱鬯而燔之入

以詔神於室又出以墮於生前後注墮亦當作隋孔疏謂墮即墮祭謂分減肝骨以祭主前是鄭意凡以肉物祭於主通謂之隋孔釋爲分減亦與裂肉之義正同至禮經隋或作挼又作綏者並聲近字通惠士奇云戰國策趙策曰趙孝成王方饋不隋食飯以手謂放飯於器曰墮昭四年左傳曰楚有宗祧之事將隋幣焉祭用幣謂奠幣於神曰墮士虞禮曰墮祭猶放飯於器奠幣於神也尸與主人主婦之祭祝命之佐食助之者謂之隋隋者神饗之後尸祭神餘尸飽之後主人主婦又祭尸餘通典古禮引白虎通云坐尸而食之毀損其饌欣欣然若親之飽故尸祭謂之隋隋者毀也案惠釋隋字訓義亦足與士虞注墮下之說互證黃以周云周官曰既祭則藏其隋故凡隋祭不嚌不嘗

其嚌嘗者皆非隋祭也凡隋祭有二一曰祭豆一曰祭黍稷肺特牲挼祭尸右取菹擩醢祭于豆閒不云嚌嘗此豆之用隋祭者也士虞少牢之祭豆亦無嚌嘗之文雖不云隋亦隋祭也可以特牲例之士虞隋祭佐食取黍稷肺祭授尸尸祭之不云嚌嘗此黍稷肺之用隋祭者也特牲少牢之祭黍稷肺亦無嚌嘗之文雖不云隋亦隋祭也可以士虞例之其餘祭酒曰啐酒祭鉶曰嘗之祭肺脊曰嚌之士虞特牲少牢並同皆以別不啐不嚌不嘗之為隋祭也隋祭之禮惟尸得行之其次主人主婦亦間行之特牲尸醋主人主人拜受角佐食授挼祭主人坐左執角受祭祭之祭酒啐酒注其挼祭亦取黍稷肺祭受祭祭之謂受此黍稷肺而祭之也亦不云嚌嘗於祭酒又特言啐以明其

非隋少牢上佐食取四敦黍稷下佐食取牢一切肺以授上佐食上佐食以授祭主人左執爵右受佐食坐祭之亦不云墮當於祭酒又別言之曰又祭酒不與遂啐酒以明其非隋特牲尸酢主婦佐食授祭少牢尸酢主婦上佐食授祭其儀悉如主人之禮又以別啐酒之不爲隋祭也案黃說甚析今攷隋祭大祝亦謂之命祭彼特牲禮葅醢黍稷肺並有隋祭此注無葅醢蓋文略而別有脊字賈謂誤衍凌廷堪胡培翬並謂尸未食前之祭通謂之隋祭特牲祭離肺正脊亦統於授祭則此注兼言肺脊義似得通但以黃氏不嚌食之說校之究有未合不審一說孰得鄭恉竊疑此注脊當作祭士虞特牲經皆云黍稷肺祭特牲主人授祭注亦云其授祭亦取黍稷肺祭皆其證也肺祭者

別於舉膴之辭校者不審或疑其祭字複出臆改爲脊遂與禮經不合耳云藏之以依神者賈疏云此義與祭地埋之同故云依神也黃以周云有司徹篇司宮埽祭鄭注云埽豆閒之祭又引舊說埋之西階東此藏墮之說也案黃說是也藏墮與藏服異藏服者內之匱笥藏墮者即埋之也曾子問說師行無遷主以幣帛皮圭爲主命之禮云卒斂幣玉藏諸兩階之閒藏亦即埋也此藏墮蓋埋諸西階東與藏幣玉兩階閒正同鬱人注說大遣奠埋藏器亦於廟階閒也但有司徹埽祭似通埽尸賓侑主人主婦等之祭及未迎尸以前之祭宜皆埋之此經云藏墮亦以墮祭爲訓之餘故特舉而言之其實守祧所藏與司宮所埽同必不止藏墮祭黍稷肺等鄭師注以此藏墮爲釋茅菹明

其祭亦當藏之矣

世婦掌女宮之宿戒及祭祀比其具女宮刑女給宮中事者宿戒當給事豫告之齊戒也比次也具所濯摡及粢盛之爨鄭司農比讀爲庀庀具也疏掌女宮之宿戒及祭祀比其具者釋文云比本亦作庀案庀於義無取葢庀字傳寫之譌此與天官世婦職掌略同彼職云及祭之日涖陳女宮之具凡內羞之物是也惠士奇云同一祭祀之具也一曰比一曰涖陳謂女宮陳之世婦則涖臨之而比校之也　注云女宮刑女給宮中事者者寺人注云女宮刑女之在宮中者案即所謂奚也詳寺人疏云宿戒當給事豫告之齊戒也者賈疏云此亦祭前十日戒之使齊祭前三日又宿之故宿戒並言案賈說宿戒不同日與大史

文合大宗伯注云宿申戒也是也而祭統云先期旬有一日宮宰宿夫人夫人亦散齊七日致齊三日注云宮宰守宮官也宿讀爲肅肅猶戒也戒輕宿重也彼宿在先期旬有一日卽是散齊之戒而謂之宿少牢饋食禮前宿一日宿戒尸彼宿戒亦止一事則宿戒義得通也云比次也者賈子道術篇云動靜攝次謂之比文選東京賦薛注云次比是比次同義又說文土部云坒相次坒也比與坒聲類亦同云具所濯摡及粢盛之爨者大宰注云具所當共賈疏云濯摡粢盛皆婦人之事二十七世婦職云帥女宮而濯摡爲齍盛儀禮特牲云主婦視饎爨亦女宮之事故知也云鄭司農比讀爲庀庀具也者遂師注同先鄭破比爲庀而訓爲具則與具義複故後鄭不從詔王后之禮事

薦徹之節疏詔王后之禮事者此與內宰內小臣爲官聯也注云薦徹之節者內宰云大祭祀正后之服位而詔其禮樂之儀注云薦徹之禮彼職又云贊九嬪之禮事注云助九嬪贊后之事九嬪者贊后薦玉齍薦徹豆籩即內宗外宗並佐王后爲徹豆籩是也節謂薦徹先後之節帥六宮之人共齍盛 帥世婦女御疏帥六宮之人共齍盛者齍亦當讀爲粢詳甸師疏此帥天宮世婦職云帥女宮而濯摡爲齍盛是也惠士奇云同一齍盛也一日共一日爲謂差擇而共奉之也 注云帥世婦女御者賈疏云案二十七世婦職云帥女宮爲齍盛女御職云凡祭祀贊世婦鄭注云助其帥涖女宮是以知齍盛世婦女御之事也案鄭賈說非也內宰云以陰禮教六宮先鄭謂六宮通晐后

及三夫人九嬪世婦女御後鄭則謂專屬后此上文別云詔王后之禮事又宮卿不得御后及三夫人九嬪等故唯云御世婦女御但此與天官世婦雖有內外命婦之異然職秩平等亦不得相御若然此御六宮之人當爲女御以下與內宰義異也相外內宗之禮事同姓異姓之女有爵佐后者疏相外內宗之禮事者謂內宗外宗職所掌薦徹及佗禮事世婦並相之也上王后之禮事云詔此外內宗云相者內小臣注云詔相者異尊卑也內宗云凡卿大夫之喪掌其弔臨天官世婦云掌弔臨于卿大夫之喪亦與此相應　注云同姓異姓之女有爵佐后者者賈疏云序官云內宗凡內女之有爵者是同姓之女有爵又云外宗凡外女之有爵者是異姓之女有爵故知之也知佐后者

外宗云佐后薦徹豆籩內宗云及以樂徹則佐傳豆籩注云佐外宗故知外內宗轉相佐后此官相之也大賓客之饗食亦如之比飾詔相其事同疏大賓客之饗食亦如之者此大賓客與下文大喪之事即天官世婦職所云掌祭祀賓客喪紀之事是也賈疏云賓客饗食王后亦有助王禮賓之法故內宰凡賓客之祼獻瑤爵皆贊注云謂王同姓及二王之後來朝覲爲賓客者祼之禮亞王而禮賓獻謂王饗燕亞王獻賓也瑤爵所以亞王酬賓也是其饗有后事也彼不言食之禮亦當有助王之事故此言之也　注云比飾詔相其事同者據經云亦如之唯據相外內宗之禮事故釋之明通冡上文四事皆如之也大喪比外內命婦之朝莫哭不敬者而苛罰之苛譴也疏大喪比外內

命婦之朝莫哭不敬者而苛罰之者此與九嬪肆師爲官聯也釋文苛作呵案呵卽訶之俗經例皆作苛陸本誤詳宮正疏賈疏云大喪謂王喪王喪則殯後有朝夕哭事外命婦朝廷卿大夫士之妻內命婦九嬪已下以尊卑爲位而哭而有不敬者則呵責罰之詒讓案此大喪當亦含先后及王后之喪言之外內命婦詳內宰疏朝莫哭卽士喪禮云朝夕哭注云旣殯之後朝夕及哀至乃哭不代哭也苛罰謂責讓而罰之小胥云掌學士之徵令而比之觵其不敬者巡舞列而撻其怠慢者此喪禮之罰不可用觵酒疑當用撻閭胥云掌其比觵撻罰之事是撻罰爲罰亦內宮之官刑也　注云苛譴也者廣雅釋詁云苛訶譴怒也說文艸部云苛小艸也言部云訶大言而怒也案訶正字

苛假借字射人云大喪作卿大夫掌事比其廬不敬者苛罰之注云苛謂詰問之詁問與譴怒義亦相成凡王后有㨃事於婦人則詔相鄭司農云謂齎婦人亡謂拜拜謝之也喪大記云夫人亦拜寄公夫人於堂上疏凡王后有㨃事於婦人則詔相者於經例當作于石經及各本並誤㨃拜古今字經例用古字作㨃注例用今字作拜詳大祝疏 注鄭司農云謂齎婦人者先鄭據王后命内外命婦而言即内宰先鄭注云王命其夫后命其婦是也賈疏云此自以爲一義不違上大喪之事言齎婦人者天子命其臣后亦命其婦是齎命婦人也言王后有拜事於婦人謂受齎命之時有拜謝王后也云亡謂拜拜謝之也者後鄭以此經彖上大喪爲文故破先鄭義也引喪大記者證大喪

后夫人有拜事賈疏云但喪大記所云者是諸侯之喪主人拜
寄公於門西夫人亦拜寄公夫人於堂上其寄公與主人體敵
故也明知天子之喪世子亦拜二王後於堂下后亦拜二王後
夫人於堂上可知是以僖公二十四年左氏傳云宋公過鄭鄭
伯問禮於皇武子武子對曰宋於周爲客天子有事膰焉有喪
拜焉謂王喪二王後來奔嗣王拜之明二王後夫人來弔后有
拜法若然二王後夫人得有赴王喪者或夫人家在畿內來歸
甯值王喪則弔赴也案賈說是也喪大記又云君拜寄公國賓
天子無寄公之拜而以二王後爲國賓故大喪拜焉明王后亦
拜國賓夫人也凡內事有達於外官者世婦掌之主通之使相
共授疏凡內事有達於外官者世婦掌之者於亦當作于外官

謂宮外之官府也　云主通之使相其授者廣雅釋詁云達通也與內豎掌內外之通令義同賈疏云王后六宮之內有徵索之事須通達於外官者世婦宮卿主通之使相其給付授之也

內宗掌宗廟之祭祀薦加豆籩加爵之豆籩故書爵爲籩豆爵司農云謂婦人所薦杜子春云當爲豆籩【疏】掌宗廟之祭祀者明外祭祀非內宗所有事也云薦加豆籩者以下並與九嬪爲官聯也大祭祀朝踐饋食之正豆籩后親薦之故內宗唯薦加豆籩　注云加爵之豆籩者賈疏云以其食後稱加特牲少牢食後三獻爲正獻其後皆有加爵今天子禮以尸旣食後亞獻尸爲加此時薦之故云加爵之豆籩卽醢人籩人加豆加籩之實是也案依鄭義王七獻酳尸之後后酳尸及諸臣獻尸爲加爵

故籩人注云加籩謂尸既食后亞獻尸所加之籩司尊彝注云於后亞獻內宗薦加豆籩賈即依彼爲釋故云食後稱加依崔靈恩陳祥道薛季宣鄭鍔江永金榜說后酳尸入正獻不爲加爵九獻畢後諸臣獻尸乃爲加爵其時內宗薦加豆籩王與后咸不親其事其說致塙足正鄭賈之誤詳籩人司尊彝疏云故書爲籩豆者文到也鄭司農云謂婦人所薦者以內宗所掌故知婦人薦也杜子春云當爲豆籩者段玉裁云下文兩言豆籩不當乖異故杜據以改易

及以樂徹則佐傳豆籩

佐傳佐外宗

疏及以樂徹者內宰注云薦徹之禮當與樂相應樂師小師並有祭祀歌徹注謂歌雍是也云則佐傳豆籩者謂受所徹轉授與執事祭所者也此豆籩謂正豆籩與上加豆籩異　注云佐

傳佐外宗者賈疏云鄭知佐外宗者見外宗云佐王后薦玉豆籩故云佐外宗也但籩豆后於神前徹之傳與外宗外宗傳與內宗內宗傳與外者故知佐傳也詒讓案小子云祭祀受徹然則外宗傳以授小子

與賓客之饗食亦如之王后有事則從大喪序哭者次序外內宗及命婦哭王〔疏〕賓客之饗食亦如之者賈疏云饗食賓客俱在廟饗食訖徹器與祭祀同亦后徹外內宗佐傳故云亦如之云王后有事則從者賈疏云內宗於后有事皆從故於此揔結之也云大喪序哭者者此與九嬪爲官聯也序哭序當作敍石經及各本並誤凡經例用古字作敍注例用今字作序此經作序者蓋後人以注改之九嬪云大喪帥敍哭者外宗云大喪則敍外內朝莫哭者字並作敍可證敍序古

今字許小宰疏此及外宗云大喪並當兼王及先后王后之喪言之序哭亦通始崩哭及殯後朝莫哭皆次序之使不誤也注云次序外內宗及命婦哭王者以外內宗等人數眾多故依親疏尊卑次序之賈疏云知次序外內宗者見外宗云大喪則敘外內朝莫哭者故知所次序有外內宗也知有命婦者上世婦職已云大喪比外內命婦之朝莫哭者故序哭中有命婦也

哭諸侯亦如之凡卿大夫之喪掌其弔臨王后弔臨諸侯而已是以言掌卿大夫云云疏哭諸侯亦如之者賈疏云此諸侯來朝薨於王國王為之緦衰者也若檀弓云以爵弁純衣哭諸侯彼謂薨於本國王遙哭之則婦人不哭之婦人無外事故也案依鄭賈說則王后哭諸侯蓋服褖衣大斂以後往則服素緦總

哀亦加繐經外內宗及命婦皆從后故亦次序之也　注云王后弔臨諸侯而已是以言掌卿大夫云者賈疏云諸侯爲賓王后弔臨之卿大夫已臣輕王后不弔故遣內宗掌弔臨之事明爲后掌之若然天官世婦云掌弔臨于卿大夫之喪者彼爲王故彼注云王使往弔也此后不弔臨大夫之喪案喪大記諸侯夫人弔臨卿大夫者諸侯臣少故也詒讓案卿大夫弔臨內宗與世婦爲聯事天官世婦亦爲后使彼注云爲王使非也詳彼疏

外宗掌宗廟之祭祀佐王后薦玉豆眡豆籩及以樂徹亦如之

眡視其實疏掌宗廟之祭祀佐王后薦玉豆眡豆籩者亦與九嬪爲官聯也此所薦並通朝事饋食言之內宗薦加豆籩亦當

祼之也賈疏云凡王之豆籩皆玉飾之餘文豆籩不云玉者文略皆有玉可知若然直云薦豆不云籩者以豆云玉略籩不言義可知也既豆籩者謂在堂東未設之時據其實也金鄂云天子諸侯之豆皆以木爲之天子又飾以玉明堂位云殷玉豆周獻豆蓋周既疏刻而又飾玉非但獻之也諸侯但獻之而不飾玉案賈金說是也明堂位獻豆注云獻疏刻之彼記又說魯禘云薦用玉豆雕篹注云篹籩屬也雕刻飾其直者也若然王禮豆籩亦當飾以玉而又獻之雕之聶氏三禮圖引舊圖云豆高尺二寸漆赤中大夫以上畫赤雲氣諸侯飾以象天子加玉飾皆謂飾口是也云及以樂徹亦如之者賈疏云亦佐后也猶仍有內宗佐傳也　注云祼祼其實者此亦注用今字作祼也豆

實若醢人韭菹醓醢葵菹蠃醢芹菹兔醢之屬籩實若籩人麷蕡棗栗菱芡之屬視者視備否及美惡也王后以樂羞齍則贊贊猶佐也【疏】王后以樂羞齍則贊者此亦與九嬪爲官聯也齍當讀爲粢詳甸師疏以樂羞齍蓋歌清廟詳內宰疏賈疏云羞進也齍黍稷也后進黍稷之時依樂以進之言則贊者亦佐后進之案九嬪職云凡祭祀贊玉齍贊后薦徹豆籩則薦徹俱言玉齍玉敦盛黍稷言贊不言徹則后薦而不徹也其徹諸官爲之故楚茨詩云諸宰君婦廢徹不遲黍稷宰徹之若然豆籩與齍此官已贊九嬪又贊者以籩豆及黍稷器多故諸官共贊詒讓案此謂后四獻後設饋獻時玉齍當爲玉簋蓋膳夫徹外宗不贊之也詳九嬪疏　注云贊猶佐也者明與上之佐文

異義同贊佐小爾雅廣詁文大人掌固服不氏趣馬司民注並同凡王后之獻亦如之獻獻酒於尸疏凡王后之獻亦如之者此與內宰爲官聯也　注云獻獻酒於尸者於舊本作于誤今據注疏本正內宰云大祭祀后祼獻則贊瑤爵亦如之案此獻當亦晐祼言之凡祭祀九獻內祼及獻后皆亞王也賈疏云則朝踐饋獻及酳尸以食後酳尸亦是獻獻中可以兼之亦贊可知也王后不與則贊宗伯后有故不與祭宗伯攝其事疏注云后有故不與祭宗伯攝其事者賈疏云案宗伯云凡大祭祀王后不與則攝而薦徹豆籩若然宗伯非直攝其祼獻而已於后有事豆籩及簠簋等盡攝之耳小祭祀掌事賓客之事亦如之小祭祀謂在宮中疏賓客之事亦如之者此賓客不冢上小爲

文官擬大賓朝覲諸侯言之侯國諸臣來聘王后不與其禮事則亦外宗所不掌也賈疏云饗食亦掌事如小祭祀也　注云小祭祀謂在宮中者以婦人不與外祭祀也女祝云掌王后之內祭祀凡內禱祠之事注云內祭祀六宮之中竈門戶此小祭祀與彼內祭祀同賈疏云案小司徒云小祭祀奉牛牲注云小祭祀王玄冕所祭者彼兼外神故以玄冕該之也　大喪則敘外內朝莫哭者哭諸侯亦如之內內外宗及外命婦疏注云內內外宗及外命婦者此義難通方苞孔繼汾並謂及爲外字之誤今審校文義疑當作外內內外宗及外命婦傳寫挩一字也蓋鄭意經云外內內中唯有內宗無內命婦外宗則兼有外宗及外命婦賈疏謂鄭云內外宗及外命婦者內中以兼外宗外宗

不兼內命婦非鄭指也知無內命婦者賈疏云以其內命婦九嬪敘之也敘九嬪職云大喪帥敘哭者注云后哭眾乃哭是內命婦九嬪敘之故鄭亦不言內命婦也

冢人掌公墓之地辨其兆域而爲之圖先王之葬居中以昭穆爲左右公君也圖謂畫其地形及丘壟所處而藏之先王造塋者昭居左穆居右夾處東西疏掌公墓之地者王之墓域也史記周本紀集解引皇覽云文王武王周公冢皆在京兆長安鎬聚東社中也案鎬聚即周鎬京文武葬地即畢原在鎬京之東蓋王城外近郊內之隙地周初諸王及王子弟皆族葬於彼即此經所謂公墓也凡邦國公私墓地蓋非一處宜相地形爲之六鄉在東北兩方故王墓在鎬東而左成十八年傳說晉葬厲

公於聲東門之外孟子離婁篇亦云東郭墦閒是皆在國城之東也檀弓云葬於北方北首三代之達禮也之幽之故也注云北方國北也白虎通義崩薨篇云葬於城郭外何死生別處終始異居易曰葬之中野所以絕孝子之思慕所以於北方者何就陰也孔子卒以所受魯君之璜玉葬魯城北北左襄二十五年傳亦說齊側莊公於北郭唐會要引呂才敘陽書亦云古之葬者並在國都之北是也然則墓地方位或東或北蓋無定所要必在城郭外堳云葬其兆域者謂墓地之四畔有營域堳埒也詳小宗伯疏惠士奇云定元年左傳魯葬昭公季氏使役如闞公氏將溝焉闞者公墓之地溝者兆域也溝而絕之爲域外溝而合之爲域內案惠說是也其墓道則又有門巾車及墓嘑啟

闕注云闕墓門也　注云公君也者爾雅釋詁文案公墓與巾車公車義同謂公家之墓地鄭訓爲君者以王之所葬也惠士奇云公墓左傳謂之公氏云圖謂畫其地形及丘壟所處而藏之者賈疏云謂未有死者之時先畫其地之形勢豫圖出其丘壟之處丘壟之言即下文丘封是也既爲之圖明藏掌後須葬者依圖置之也案士喪禮筮宅冢人營之若不從筮擇如初儀注云更擇地而筮之小宗伯職亦有王崩卜葬兆之事是墓地必將葬時始擇而卜之後世有壽陵生壙之營古無是也然則經云辨其兆域而爲之圖者謂總圖公墓之地辨其界限形勢有葬者則識其兆域所在以備祔葬且使歲久易以識別其卜葬者亦案圖以定其處乎時則藏之冢人之府也賈疏謂未有

死者豫圖其丘壟疏云先王造塋者者焦循云造塋者始葬於此之君謂壙案塋即兆域謂基地四畔溝兆之大界廣雅釋丘云宅兆塋域葬地也先王始葬其處則為大塋域以後子孫皆就塋域內葬之云昭居左穆居右夾處東西者賈疏云但王者之都有遷徙之法若文王居豐武王居鎬平王居於洛邑所都而葬即是造塋者也若文王在豐葬於畢子孫皆就而葬之即以文王居中文王弟當穆則武王為昭居左成王為穆居右康王為昭居左昭王為穆居右已下皆然至平王東遷死葬即又是造塋者子孫據昭穆夾處東西若然兄死弟及俱為君則以兄弟為昭穆以其弟已為臣臣子一列則如父子故別昭穆也必知義然者案文二年秋八月大事于大廟躋僖公謂以惠公

當昭閔公爲穆桓公爲昭莊公爲穆閔公爲昭僖公爲穆今升僖公於閔公之上爲昭閔公爲穆故云逆祀也知不以兄弟同昭位升僖公於閔公之上爲逆祀者案定公八年經云從祀先公傳曰順祀先公而祈焉若本同倫以僖公升於閔公之上則以後諸公昭穆不亂何因至定八年始云順祀乎明本以僖閔昭穆別故於後皆亂也若然兄弟相事後事兄爲君則昭穆易可知但置壁以昭穆夾處與置廟同也案賈說是也互詳大宗伯疏

凡諸侯居左右以前卿大夫士居後各以其族子孫各就其所出王以尊卑處其前後而亦併昭穆

疏凡諸侯居左右以前卿大夫士居後者此正從葬者之墓位也蓋王墓居兆域之正中諸侯居前諸臣居後亦取衛之義白虎通義崩薨篇云天

日冢人掌兆域之內先王之葬居中以昭穆為左右羣臣從葬
以貴賤序案彼從葬即通諸侯及卿大夫士而言賈疏云言
凡者以其非一故併卿大夫以凡之此因上而言以其王之子
孫皆適為天子庶為諸侯卿大夫士若出封畿外為諸侯卿大
夫士者因彼國葬而為造塋之主今言諸侯卿大夫士者為上
文先王子孫為畿內諸侯王朝卿大夫士死者則居先王前後
之左右言居左右者若父為天王是昭則子為穆居右若父是
穆則子為昭居左為卿大夫居後亦然但穆昭不定故左右俱
言謂一父之前後左右並有也云各以其族者賈疏云謂次第
假令同昭穆兄當近王墓弟則遠王墓為次第諸侯言左右卿
大夫士云各以其族互相通也　注云子孫各就其所出王以

尊卑處其前後者賈疏云言子孫者據造塋者所生爲子已後左右王子所生累世皆是孫言以尊卑處其前後者尊謂諸侯卑謂卿大夫士吳廷華云先王之子爲諸侯爲昭則居左之前爲大夫則居左之後其孫昭爲諸侯則亦居左之前在其祖之南爲大夫則居其祖之後先王之孫爲穆則居右其前後亦如之案吳說是也鄭云子孫各就其所出王者若周公之於文王金履祥通鑑前編引尙書大傳云成王曰周公生欲事宗廟死欲聚骨於畢畢者文王之墓也故周公薨成王不葬於成周而葬之於畢卽就所出王之義也云而亦併昭穆者賈疏云謂兄弟同倫當昭自與昭併當穆自與穆併不謂昭穆併有也凡死

於兵者不入兆域戰敗無勇投諸塋外以罰之【疏】凡死於兵者

不入兆域者於經例當作于石經及各本並誤釋名釋喪制云戰死曰兵言死爲兵所傷也孔廣森云莊子德充符曰戰而死者其人之葬也不以翣資哀二年左傳趙簡子之誓曰桐棺三寸不設屬辟素車樸馬無入於兆下卿之罰也白虎通義喪服篇檀弓曰不弔三畏厭溺也畏者兵死也禮曾子記曰大辱加於身支體毀傷則君不臣士不交祭不得爲昭穆之尸食不得昭穆之牲死不得葬昭穆之域也凡此皆死於兵者不入兆域之證蓋戰期能克非期能死所謂死王事者必死而有益若狼瞫彼無存之徒然後登於明堂發蘇其後至乃不占震於鳴鼓陳書怯於聞金直謂之戰陳無勇而已案孔說是也惠士奇云襄二十五年左傳齊崔氏側莊公於北郭葬諸士孫之里側者

不爲之名里名士孫乃墓中之室墓大夫之所居萬民之葬地則是葬諸邦墓而非公墓不但投之域外矣　注云戰敗無勇投諸塋外以罰之者賈疏云曲禮云死寇曰兵注云當饗祿其後即下文云凡有功者居前是也此是戰敗故投之塋外罰之也姜兆錫云王族無罪刑若於甸師氏若戰而死者則有之矣以非全歸故不居域以內也案姜說是也投諸塋外者謂於其族葬地塋域之外別爲墓壙示不絕於先祖若魯季孫葬昭公欲溝絕其兆域也然則雖投塋外仍與族葬之地相近矣其王族有罪刑於甸人者亦當不入兆域經唯言死於兵者文不具也

凡有功者居前居王墓之前處昭穆之中央　疏 注云居王墓之前處昭穆之中央者賈疏云則不問爲諸侯與卿大夫士但是

有功則皆得居王墓之前以表顯之也此則曲禮云死寇曰兵兼餘功若司勳王功事功國功之等皆是也上云諸侯居左右以前卽是昭居左穆居右今云昭穆之中央謂正當王冢前由其有功故特居中顯異之也案依鄭義則凡有功者皆不辨爵秩尊卑昭穆左右一居王墓之前以示殊異左莊十九年傳說楚人葬鬻拳於絰皇杜注云絰皇冢前闕殆亦以其有諫王之功故特葬於公墓之前近闕闕之處與以爵等爲丘封之度與其樹數別尊卑也王公曰丘諸臣曰封漢律曰列侯墳高四丈關內侯以下至庶人各有差疏以爵等爲丘封之度者月令孟春令云審棺槨之薄厚塋丘壟之小大高卑厚薄之度貴賤之等級禮器說禮有以大爲貴者亦云丘封之大此丘封之度

亦通小大高卑厚薄言之　注云別尊卑也者賈疏云尊者丘高而樹多卑者封下而樹少故云別尊卑也云王公曰丘諸臣曰封者賈疏云爾雅云土之高者曰丘高丘曰阜是自然之物故屬之王公也聚土曰封人所造故屬之諸臣若然則公中可以兼五等也詒讓案釋名釋喪制云丘象丘形也廣雅釋丘云丘封冢也方言云冢自關而東謂之丘小者謂之塿大者謂之丘檀弓云吾見封之若堂者矣見若坊者矣見若覆夏屋者矣見若斧者矣從若斧者焉馬鬣封之謂也鄭彼注云封築土爲壟又王制注云封謂聚土爲墳是丘者積土高大象丘山之形呂氏春秋安死篇云世俗之爲丘壟也其高大若山其樹之若林所謂丘也封則聚土築之若堂若坊之類是也禮記或借封

爲窆與此義異易繫辭云不封不樹李氏集解引虞翻云穿土稱封封古窆字也聚土爲樹此說以封土爲窆又以樹爲聚土並不合經義此經凡穿土字並作窆不作封吳延華云丘封者言封之成丘義本一賈鄭分爲二非案依吳說則與下文丘隧遂師丘籠義略同亦通引漢律曰列侯墳高四丈關內侯以下至庶人各有差者謂丘封之度不同之事孔廣森云漢書朱雲爲丈五墳自以廣爲庶人從庶人之制也由此推之蓋關內侯墳高三丈五尺中二千石以下至比二千石銀印青綬者墳三丈千石以下至比六百石銅印黑綬者墳二丈五尺四百石以下至比二百石銅印黃綬者墳二丈下至庶人一丈五尺似皆以五尺爲差賈疏云案春秋緯云天子墳高三仞樹以松諸侯

半之樹以栢大夫八尺樹以藥草士四尺樹以槐庶人無墳樹以楊柳鄭不引之者以春秋緯或說異代多與周禮乖故不引或鄭所不見也王制云庶人不封不樹而春秋緯云庶人樹以楊柳者以庶人禮所不樹故樹楊柳也王引之云檀弓孔子曰古也墓而不墳今某也東西南北之人也不可以弗識也於是封之崇四尺鄭彼注云崇高也高四尺蓋周之士制此與春秋緯說合詒讓案經云爵等命士以上爲爵不及庶人故王制說庶人不封不樹鄭彼注云爲至卑無飾也周禮曰以爵等爲丘封之度與其樹數則士以上乃皆封樹據王制及鄭注說則庶人不封樹春秋緯亦云庶人無墳鄭此注引漢律者證漢亦尊卑封樹不同耳實則漢庶人有封樹與周制異也又案周天子

以下封樹之等數經無正文賈引春秋緯雖有其文而疑鄭所不見檀弓注以高四尺爲周之士制則鄭非不見緯說檀弓孔疏則云天子一丈諸侯八尺其次降差以兩又與緯異未詳所據至所樹之木白虎通義崩薨篇引含文嘉說與賈引春秋緯同惟云大夫以欒亦足正此疏藥草之誤檀弓疏引白虎通作大夫栗士槐無庶人之文與今本通義文異又說文木部云欒木似欄禮天子樹松諸侯柏大夫欒士楊許說士樹楊復與諸文不同淮南子齊俗訓云殷人葬樹松周人葬樹柏又無尊卑之異眾說差牾今亦無以定之也大喪既有日請度甫竁遂爲之尸甫始也請量度所始竁之處地爲尸者成葬爲祭墓地之尸也鄭司農云既有日既有葬日也始竁時祭以告后土冢人

爲之尸【疏】大喪既有日者賈疏云大喪謂王喪有日謂葬日天子七月而葬葬用下旬詒讓案此大喪當亦關后及世子但世子葬期當與諸侯同五月其度竁以下事蓋略同唯度法有降殺耳云請度甫竁者竁鄭大夫讀爲穿詳小宗伯疏賈疏云謂冢人請於冢宰量度始穿地之處也案賈謂請於冢宰者以時王方在諒闇未有命戒也但士喪筮宅卜日主人咸與其事則甫竁疑亦當請於王其后世子之喪更不待言矣又據既夕禮先筮宅後卜日敘次甚明又筮宅先掘四隅及中卽此所謂甫竁又云指中封而筮明既竁乃筮二事同日並舉而卜日則在其後王禮卜宅當亦然若然此經既有日乃請度甫竁者疑王禮詳當先諏日次甫竁遂卜宅次卜日猶大夫以上祭日亦先

諏後卜也若然此云有日乃據諏日言之其時實尚未卜日而甫窆則與卜宅同日先於將葬之地掘土以發其功至得吉後乃竟其事其節次不可易也互詳小宗伯疏云遂爲之尸者賈疏云因事曰遂初請量度至葬訖祭墓故冢人遂爲尸也 注云甫始也者小宗伯注同云請量度所始窆之處地者將營王窆先量度其方位及丘封之度猶既夕云筮宅冢人營之後注云營猶度也始窆者對得吉後之營始丘隧等爲壁始之事也云爲尸者成葬爲祭墓地之尸也者檀弓云既封有司以几筵舍奠於墓左注云舍奠墓左爲父母形體在此禮其神也周禮冢人凡祭墓爲尸此注云成葬祭墓卽據彼文鄭彼注引後經凡祭墓爲尸而不引此甫窆爲尸之文則亦從先鄭說與此注

義異然彼云舍奠即釋奠鄭文王世子注謂釋奠設薦饌酌奠
而已無迎尸以下之事則釋奠無尸而此有祭墓之尸者或彼
士禮略禮墓神用釋奠禮天子禮詳則禮墓神用祭禮有迎尸
以下之事與賈疏云先鄭以遂爲之尸據始穿時祭墓地冢人
爲之尸後鄭據始穿時無祭事至葬訖成墓乃始祭墓故冢人
爲尸不從先鄭者見小宗伯云卜葬兆甫竁哭之又云既葬詔
相喪祭之禮喪祭謂虞祔下乃云成葬而祭墓爲位據彼文則
初穿地時無祭墓地之事葬訖乃有祭墓地即此遂爲之尸一
也鄭司農云既有日既有葬日也者喪紀以日事多此下文請
度甫竁則是葬事故知有日惟據葬日也云始竁時祭以告后
土冢人爲之尸者武億謂先鄭蓋讀請度另爲句不與甫竁連

讀案武說近是先鄭亦謂甫爲始但以後文云凡祭墓爲尸方是墓成之祭故以此爲始竁時告后土之祭此與後鄭義不同不徒讀異也及竁以度爲丘隧共喪之窆器隧羨道也度丘與羨道廣袤所至窆器下棺豐碑之屬喪大記曰凡封用綍去碑負引君封以衡大夫以咸 疏 及竁以度爲丘隧者謂既卜宅得吉則兆域已定遂營壙治丘隧也 注云隧羨道也者左僖二十五年傳云晉侯請隧杜注云闕地通路曰隧王之葬禮也諸侯皆縣柩而下又隱元年注云隧若今延道廣雅釋宮云羨隧道也延羨隧隧字並同史記秦始皇紀云葬閉中羨下羨門又衛世家云其伯入釐侯羨自殺索隱云羨墓道也九章算術商功篇云今有羨除劉徽注云羨除隧道也其所穿地上平下邪

賈疏云此案僖二十五年左傳云晉文公請隧不許王曰未有代德而有二王則天子有隧諸侯已下有羨道隧與羨異者隧道則上有負土謂若鄭莊公與母掘地隧而相見者也羨道上無負土若然隧與羨別而鄭云隧羨道者對則異散則通故鄭舉羨爲況也云度上與羨道廣袤所至者上即封土凡墓上之封土及墓中之羨道並度其廣袤依法爲之云窆器下棺豐碑之屬者據檀弓云公室視豐碑是天子下棺之器詳鄭師疏引喪大記曰凡封用綍去碑負引君封以衡大夫以咸者釋文云咸本又作緘案彼文云大夫士以咸嘉靖本同各本並無士鄭彼注云封周禮作窆窆下棺也咸讀爲緘凡柩車及壙說載除飾而屬紼於柩之緘又樹碑於壙之前後以紼繞碑間之

鹿盧輓棺而下之此時棺下窆使輓者皆繫紼而繞要負引舒縱之備失脫也用紼去碑者謂縱下之時也衡平也人君之喪又以木衡貫緘耳居旁持而平之大夫士旁牽緘而已賈疏云執紼去碑負引者謂天子千人分執六紼諸侯五百人分執四紼其棺當於壙上執紼者皆負紼背碑以鼓爲節而下之彼諸侯及大夫法但天子無文故引之以證天子之法耳及葬言鸞車象人鸞車巾車所飾遣車也亦設鸞旗鄭司農云象人謂以芻爲人言言問其不如法度者玄謂言猶語也語之者告當行若於生存者於是巾車行之孔子謂爲芻靈者善謂爲俑者不仁非作象人者不殆於用生乎疏及葬者謂葬日之旦既大遣奠苞牲行器時也　注云鸞車巾車所飾遣車也者巾車云大

喪飾遣車遂廞之行之注云遣車一曰鸞車是也案鸞車卽明器之小車以木爲之如五路之制以之送葬謂之遣車漢書郊祀志載漢郊祀有木寓車謂之鸞路與此賂同遣車之數詳巾車疏云亦設鸞旗者明遣車設鸞故名鸞車也史記封禪書載秦郊祀有欒車欒與鸞同鸞以金爲鈴正字當作鑾詳大馭疏荀子禮論篇說明器之輿有金革楊注云金謂和鸞是也旗亦如五路之旗大常大旂等司常云大喪建廞車之旌及葬亦如之是也明堂位云鸞車有虞氏之路也注云鸞有鸞和也鸞或爲欒也月令孟春云乘鸞路彼别爲虞車與此遣車異而取鸞和爲名則同鄭司農云象人謂以芻爲人者先鄭謂象人卽檀弓芻靈後鄭以芻靈束草爲之略具人形不若木偶有面目機

發於人尤象故不從先鄭也云言言問其不如法度者者廣雅釋詁云言問也述言之則曰言問漢書賈誼傳臣聞聖主言問其臣而不自造事是也然明器沽略不至不如法度無得於問故後鄭不從云玄謂言猶語也者大祝先鄭注同廣雅釋詁云語言也說文言部云直言曰言論難曰語言之與語對文則異散文則通云語之者告當行若於生存者者虎賁氏注云遣車王之魂魄所馮依故此官以當行告於鸞車象人若王生存時也賈疏謂冢人語巾車之官將鸞車及象人使行向壙失之云於是巾車行之者冢人告行然後巾車以遣車及象人行如墓巾車注云行之使人以次舉之以如墓也是也云孔子謂為芻靈者善謂為俑者不仁非作象人者不殆於用生乎者檀弓云

塗車芻靈自古有之明器之道也孔子謂爲芻靈者善謂爲俑者不仁不殆於用人乎哉此檃括引之明彼俑即此象人破先鄭象人爲芻靈之說也鄭彼注云芻靈束茅爲人馬謂之靈者神之類俑偶人也有面目機發有似於生人孔子善古而非周案俑者以桐爲人以葬亦謂之偶說文人部云偶桐人也淮南子繆稱訓云魯以偶人葬而孔子歎宋本許注云偶人桐人也今本作相人誤廣韻二腫引埤蒼云俑木人送葬設關而能跳踊故名之是俑以木爲人有機發能跳踊有類生人故謂之象人孟子梁惠王篇云仲尼曰始作俑者其無後乎爲其象人而用之也亦以俑爲象人與此注可互證韓非子顯學篇云象人百萬不可謂强亦謂此也又案依鄭檀弓注說古有芻靈無俑

周始有俑亦兼作芻靈故校人注以遣車之馬爲芻靈賈疏謂周改芻靈爲象人則不用芻靈非鄭恉也詳校人疏及窆執斧以涖匠師下棺也疏及窆執斧以涖者與鄉師匠師爲官聯也注云臨下棺也者天官世婦注云涖臨也窆爲下棺詳前賈疏云案鄉師云執斧以涖匠師則此亦臨匠師爾官俱臨者葬事大故二官共臨也遂入藏凶器凶器明器疏遂入藏凶器者此亦冢上及窆之爲文謂入壙藏於椁中既夕禮云乃窆藏器于旁加見藏苞筲于旁注云器用器役器也見棺飾也先言藏器乃云加見者器在見內於旁者在見外也雜記云䙡纖筲衡實見間而後折入注亦云實見間藏於見外椁內也孔疏推既夕注義謂見內是用器役器見外是明器今案既夕上文陳明器總

列用器役器等則皆明器耳其人壙藏之乃有見內見外之別耍其在椁中則同也　注云凶器明器者閻人注同既夕禮陳明器先茵苞筲甕甒炙用器弓矢耒耜敦杅槃匜役器甲胄干笮燕器杖笠翣又云無祭器有燕樂器可也注云大夫以上兼用鬼器人器也若然王禮明器亦兼有役器器又有遣車以載苞牲體及人器之祭器等以其皆藏於壙則通謂之凶器也 正

墓位蹕墓域守墓禁 位謂王公封所居前後也禁所爲塋限 疏 正

墓位者賈疏云墓位即上文昭穆爲左右是須正之使不失本位云蹕墓域者謂營葬及所薦凡有事於公墓則此官於兆域之內爲之蹕止行人鄉士云大喪紀帥其屬夾道而蹕若然彼在道則鄉士蹕至墓域則此官蹕職掌互相備也云守墓禁者

賈疏云謂禁示制不得侵入也　注云位謂丘封所居前後也者賈疏云即上文爲諸侯及有功者居前爲卿大夫士者居後是也云禁所爲塋限者謂墓域之外界限也界限之內禁不得侵發及樵采之等**凡祭墓爲尸**祭墓爲尸或禱祈焉鄭司農云爲尸冢人爲尸【疏】注云祭墓爲尸或禱祈焉者賈疏云後鄭知此祭墓爲禱祈者上文遂爲尸是墓新成祭后土此文云凡非一故知謂禱祈也詒讓案禱祈亦謂有故禱祈於墓地之神故以冢人爲尸也其子孫祭父祖之墓禮經無文唯曾子問說宗子在他國庶子祭之禮云望墓而爲壇以時祭韓詩外傳云曾子曰椎牛而祭墓不如雞豚逮親存史記周本紀亦載武王上祭於畢集解引馬融云畢文王墓地名也是古自有子孫祭墓之

法蓋亦望墓爲壇與後世祭墓隨不同其祭則當以子姓爲尸不使冢人不可以說此經之墓祭也鄭司農云爲尸冢人爲尸者先鄭以此墓祭冢上大喪爲文謂成葬祭后土也賈疏云上文祭墓謂始穿地時此文據成墓爲尸後鄭以此亦得通一義故引之在下是以禮記檀弓云有司舍奠於墓左彼是成墓所祭亦引此凡祭墓爲尸謂成墓之事也凡諸侯及諸臣葬於墓者授之兆爲之蹕均其禁疏凡諸侯及諸臣葬於墓者授之兆者於經例當作于石經及各本並誤賈疏云上文唯見王及子孫之墓地不見同姓異姓諸侯之墓地故此經總見之若然此墓地舊有兆域今新死者隨即授之耳詒讓案諸侯亦謂內諸侯也諸臣統同姓異姓卿大夫士凡有爵者言之士喪禮云筮

宅冢人營之又記云筮宅冢人物土注云物猶相也相其地可葬者乃營之是士亦冢人授兆之證賈士喪禮疏謂彼爲士自有冢人非是公墓蓋非一區凡諸侯諸臣或陪葬王墓或特葬而官予之地若檀弓晉之九京皆此官所掌也檀弓云太公封於營丘比及五世皆反葬於周孔疏謂反葬於鎬京陪文武之墓則異姓諸侯有陪葬之禮矣云爲之蹕者惠士奇云冢人掌公墓之地蹕墓域凡諸侯及諸臣葬於墓者爲之蹕則蹕通上下之名襄二十五年左傳齊崔氏葬莊公四翣不蹕案禮大夫四翣葬以大夫冢人當爲之蹕四翣而不蹕則非大夫之葬禮也案惠說是也周時蹕稱通於上下與秦漢後制不同詳內豎疏云均其禁者均平其守禁之事謂謹其旁逸猶均人云均地

守也

墓大夫掌凡邦墓之地域爲之圖凡邦中之墓地萬民所葬地

疏注云凡邦中之墓地萬民所葬地者謂萬民族葬之處謂之邦墓別於冢人掌公墓之地爲王及諸侯諸臣之墓地也賈疏云以其冢人掌王墓地下文云令國民族葬非有爵者故知經邦墓是萬民若然下云掌其度數鄭云度數爵等之大小而見有爵者謂本爲庶人設墓其有子孫爲卿大夫士其葬不離父祖故兼見卿大夫士也

令國民族葬而掌其禁令族葬各從其親

疏令國民族葬者謂於邦墓之中分地令民各以族相從而葬大司徒本俗六安萬民二曰族墳墓周書大聚篇云墳墓相連民乃有親即族葬之法也古者自公卿以下至於齊民葬地

皆官授之故王制云墓地不請孔疏云公家墓之地公家所給族葬有常不得輒請求餘處是也　注云族葬各從其親者賈疏云經云族葬則據五服之內親者共為一所而葬異族即別塋知族是五服之內者見左傳哭諸之例云異姓臨於外同姓於宗廟同宗於祖廟同族於禰廟故知族是服內是以鄭云各從其親也**正其位掌其度數**位謂昭穆也度數爵等之大小疏注云位謂昭穆也者賈疏云凡萬民墓地亦如上文豫有昭穆為左右云度數爵等之大小者明此官雖專主萬民葬地然庶族之中亦有升為士大夫者故云爵等其無爵者墓大小亦自有度數不容踰侈賈疏云亦如冢人云以封之度與其樹數也**使皆有私地域**古者萬民墓地同處分其地使皆有區域得以族

葬後相容疏注云古者萬民墓地同處者謂凡邦國都邑各有廣闊之墓地散區合萬民皆葬於其處是爲公地域其族葬則每族各有私地域爲公地域所包孟子滕文公篇云死徙無出鄉趙注云死謂葬死也無出鄉卽墓地同處之義云分其地使各有區域得以族葬後相容者謂於公地域之中分別區界爲某族之墓域使合族同葬足以相容是爲私地也凡爭墓地者聽其獄訟爭墓地相侵區域疏注云爭墓地相侵區域者同處公墓地之中或有於私區域外侵犯他族之區域而爭訟者墓大夫主聽斷其曲直也帥其屬而巡墓厲居其中之室以守之厲塋限遮列處鄭司農云居其中之室有官寺在墓中疏帥其屬而巡墓厲者賈疏云墓大夫帥下屬官也巡行遮列之處云

居其中之室以守之者賈疏云謂萬民墓地族葬地中央爲室而萬民各自守之案此亦謂墓大夫之官帥其屬而守之賈謂民各自守之非也居其中者亦謂居公地域之中蓋邦墓公地域甚廣爲百族所同葬凡邦國各都邑之中蓋不過一二區故可於中爲官寺墓大夫率其屬分守之　注云厲塋限遮列處者塋限詳冢人疏段玉裁云列說文作迾迾厲古同音通用鄭風火烈具舉又假烈字案遮列詳山虞疏鄭司農云居其中之室有官寺在墓中者謂墓大夫有官寺在邦墓公地域中居之以治事凡官寺即官吏治事之所宮伯所謂舍是也亦通謂之室匠人以九卿治事之次爲外九室是其比例左昭十二年傳云鄭簡公卒將爲葬除司墓之室有當道者杜注云鄭之掌公

墓大夫徒屬之家呂飛鵬謂凱墓大夫之字義或然也又案呂氏春秋安死篇說爲丘壟云其設闕庭爲宮室造賓阼也若都邑則其時諸侯公卿之墓有爲宮室若後世陵寢者然自是戰國之侈制與禮不合也

職喪掌諸侯之喪及卿大夫士凡有爵者之喪以國之喪禮涖其禁令序其事國之喪禮喪服士喪既夕士虞今存者其餘則亡事謂小斂大斂葬也【疏】掌諸侯之喪及卿大夫士凡有爵者之喪者與宰夫爲官聯也賈疏云言諸侯者謂畿內王子母弟得稱諸侯者若司裘云諸侯其熊侯豹侯者也言凡有爵者還是卿大夫士言凡以該之耳案賈說是也自命士以上並爲有爵詳大宰大行人疏但諸侯亦容有畿外諸侯入爲王官及來

朝覲而薨於王國者職喪並掌之不止內諸侯也宰夫云三公六卿之喪與職喪帥官有司而治之凡諸大夫之喪使其旅帥有司而治之彼不言士喪蓋士喪職喪自帥有司治之宰夫不與也云序其事者序經例當作敘石經及各本並誤詳小宰疏賈疏云謂若襲斂殯葬先後之事　注云國之喪禮喪服士喪既夕士虞今存者其餘則亡者儀禮十七篇內禮存者四篇喪服第十一鄭目錄云天子以下死而相喪衣服年月親疏隆殺之禮又士喪禮第十二目錄云士喪其父母自始死至於既殯之禮又既夕禮第十三目錄云士喪禮之下篇也既已也謂先葬二日已夕哭時與葬間一日凡朝廟日請啟期必容焉又士虞禮第十四目錄云虞安也士既葬其父母迎精而反日中而

祭之於廣宮以安之四篇之內惟喪服統貫天子以下餘並諸侯之士禮此國之喪禮所該者廣諸侯士禮乃其一耑其餘若天子大喪及諸侯卿大夫咸當有專篇士禮亦未全具皆遭秦火而亡漢時已無可攷也云事謂小斂大斂葬也者賈疏云舉大事而言其閒仍有襲事亦掌之下文別見祭故此不兼也

凡國有司以王命有事焉則詔贊主人有事謂含襚賵贈之屬詔贊者以告主人佐其受之鄭司農云凡國謂諸侯國有司謂王有司也以王命有事職喪主詔贊主人玄謂凡國有司有司從王國以王命往

疏注云有事謂含襚賵贈之屬者宰夫云凡邦之弔事注云弔事弔諸侯諸臣凡喪始死弔而含襚葬而賵贈是也並詳彼疏賈疏云不言賻者賻施於生者故不言也云詔

贊者以告主人佐其受之者大宰注云詔告也外宗注云贊猶佐也職喪告主人以禮佐助其受王之含襚賵賻也鄭司農云凡國謂諸侯國有司謂王有司也者先鄭讀凡國爲句賈疏云後鄭不從者下文云公有司豈得公分之爲諸侯有司爲王有司乎明此國有司亦不得分之也云以王命有事職喪主詔贊主人者此說與後鄭同云玄謂凡國有司有司從王國以王命往者後鄭以此國有司與下公有司義同又都司馬有國司馬國並指王國而言故以國屬有司讀之破先鄭國爲諸侯國之說也賈疏云往向喪家者也凡其喪祭詔其號治其禮鄭司農云號謂謚號玄謂告以牲號齍號之屬當以祝之疏凡其喪祭者小宗伯注云喪祭虞祔也賈疏云喪祭餘文皆爲虞此言凡

者以其喪中自相對則虞爲喪祭卒哭爲吉祭若對二十八月
爲吉祭則祥禫已前皆是喪祭故言凡以該之是以鄭亦不言
喪祭爲虞也云詔其號治其禮者此與大祝喪祝爲官聯也賈
疏云案大宗伯亦云治其禮鄭云謂簡習其事此治其禮義亦
然也　注鄭司農云號謂諡號者周書諡法篇云諡者行之迹
也號者功之表也白虎通義號篇云帝王者何號也號者功之
表也所以表功明德號令臣下也則諡與號異先鄭以諡號釋
此詔號蓋通言之諡亦得爲號也賈疏云後鄭不從者小宗伯
云小喪賜諡讀誄不在此云玄謂告以牲號齍號之屬當以祝
之者亦破先鄭說也牲號齍號即大祝六號之二云之屬者明
兼有幣號之等若士虞記虞祝辭云敢用絜牲剛鬣香合嘉薦

普淖明齊溲酒又酌辭云用尹祭嘉薦普淖普薦溲酒是也喪祝云掌喪祭祝號則此職喪所詔即告喪祝也盍號盍注例當作參詳大祝疏

凡公有司之所共職喪令之趣其事

令令其當其物者給事之期也有司或言公或言國言國者由其君所來居其官曰公謂王遣使奉命有贈之物各從其官出職喪當催督也

疏注云令令其當共物者給事之期也者謂共物有法數給事有期限也賈疏云此謂諸官依法令供給喪家者不待王命職喪依式令之使相供云云有司或言公或言國者明此公有司即上國有司夏官敘官注云公司馬國司馬也義與此同云言國者由其君所來者即上文國有司爲奉王命而來也云居其官曰公者牛人注云公猶官也謂若喪祝云凡卿大夫之喪

掌事而斂飾棺焉小史云卿大夫之喪賜謚讀誄凡官有常守
自依本職而共不由王特命者既夕記有公史注云君之典禮
書者是也宰夫云官有司義亦同也胡匡衷云士喪禮命人管
人夏祝商祝冢人卜人之屬蓋皆公家之臣來治喪事者也古
者臣有喪事公家使人治之以喪事需人孔多家臣不能具官
故也特牲士祭亦有公有司案胡說是也公者對私之稱特牲
饋食記云若有公有司私臣皆殺脅彼公有司對私臣言之亦
當與此經同敖繼公謂公家所使給私家之事者是也鄭彼注
以為士之屬命於君者義未允左文十四年傳齊公子商人驟
施於國盡其家貸於公有司以繼之義亦與此同互詳宰夫疏
云謂王遣使奉命有賜之物各從其官出職喪當催督也者若

宰夫云凡邦之弔事掌其戒令與其幣器財用凡所共者從其官出鄭謂其官當共幣器財用者也說文走部云趣疾也謂催督令疾其不得稽緩也

周禮正義卷四十一終